

西遊記

明，吳承恩 著

目錄

西遊記.....	i
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.....	1
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.....	9
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類盡除名.....	17
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.....	25
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反天宮諸神捉怪.....	33
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小聖施威降大聖.....	41
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.....	49

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

詩曰：

混沌未分天地亂，茫茫渺渺無人見。
自從盤古破鴻蒙，開闢從茲清濁辨。
覆載群生仰至仁，發明萬物皆成善。
欲知造化會元功，須看西遊釋厄傳。

蓋聞天地之數，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。將一元分爲十二會，乃子、醜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之十二支也。每會該一萬八千歲。且就一日而論：子時得陽氣，而醜則雞鳴；寅不通光，而卯則日出；辰時食後，而巳則挨排；日午天中，而未則西蹉；申時晡而日落西；戌黃昏而人定亥。譬於大數，若到戌會之終，則天地昏蒙而萬物否矣。再去五千四百歲，交亥會之初，則當黑暗，而兩間人物俱無矣，故曰混沌。又五千四百歲，亥會將終，貞下起元，近子之會，而復逐漸開明。邵康節曰：“冬至子之半，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”到此，天始有根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子會，輕清上騰，有日，有月，有星，有辰。日、月、星、辰，謂之四象。故曰，天開於子。又經五千四百歲，子會將終，近醜之會，而逐漸堅實。易曰：“大哉乾元！至哉坤元！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”至此，地始凝結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醜會，重濁下凝，有水，有火，有山，有石，有土。水、火、山、石、土謂之五形。故曰，地辟於醜。又經五千四百歲，醜會終而寅會之初，發生萬物。曆曰：“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；天地交合，群物皆生。”至此，天清地爽，陰陽交合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寅會，生人，生獸，生禽，正謂天地人，三才定位。故曰，人生於寅。

感盤古開闢，三皇治世，五帝定倫，世界之間，遂分爲四大部洲：曰東勝神洲，曰西牛賀洲，曰南瞻部洲，曰北俱蘆洲。這部書單表東勝神洲。海外有一國土，名曰傲來國。國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山，喚爲花果山。此山乃十洲之祖脈，三島之來龍，自開清濁而立，鴻蒙判後而成。真個好山！有詞賦爲證。賦曰：

勢鎮汪洋，威寧瑤海。勢鎮汪洋，潮湧銀山魚入穴；威寧瑤海，波翻雪浪蜃離淵。木火方隅高積上，東海之處聳崇巔。丹崖怪石，削壁奇峰。丹崖上，彩鳳雙鳴；削壁前，麒麟獨臥。峰頭時聽錦雞鳴，石窟每觀龍出入。林中有壽鹿仙狐，樹上有靈禽玄鶴。瑤草奇花不謝，青松翠柏長春。仙桃常結果，修竹

每留雲。一條澗壑藤蘿密，四面原堤草色新。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，萬劫無移大地根。那座山，正當頂上，有一塊仙石。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有二丈四尺圍圓。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；二丈四尺圍圓，按政曆二十四氣。上有九竅八孔，按九宮八卦。四面更無樹木遮陰，左右倒有芝蘭相襯。蓋自開闢以來，每受天真地秀，日精月華，感之既久，遂有靈通之意。內育仙胞，一日迸裂，產一石卵，似圓球樣大。因見風，化作一個石猴，五官俱備，四肢皆全。便就學爬學走，拜了四方。目運兩道金光，射沖鬥府。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天尊玄穹高上帝，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，聚集仙卿，見有金光焰焰，即命千里眼、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。二將果奉旨出門外，看的真，聽的明。須臾回報道：“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，乃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小國之界，有一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仙石，石產一卵，見風化一石猴，在那裏拜四方，眼運金光，射沖鬥府。如今服餌水食，金光將潛息矣。”玉帝垂賜恩慈曰：“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華所生，不足為異。”

那猴在山中，卻會行走跳躍，食草木，飲澗泉，采山花，覓樹果；與狼蟲為伴，虎豹為群，獐鹿為友，獼猴為親；夜宿石崖之下，朝遊峰洞之中。真是“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。”一朝天氣炎熱，與群猴避暑，都在松陰之下頑耍。你看他一個個：

跳樹攀枝，采花覓果；拋彈子，□麼兒；跑沙窩，砌寶塔；趕蜻蜓，撲八蠟；參老天，拜菩薩；扯葛藤，編草△；捉蟲子，咬又招；理毛衣，剔指甲；挨的挨，擦的擦；推的推，壓的壓；扯的扯，拉的拉，青松林下任他頑，綠水澗邊隨洗濯。□：“瓦”加“右耳”；△：左“巾”右“未”。一群猴子耍了一會，卻去那山澗中洗澡。見那股澗水奔流，真個似滾瓜湧濺。古雲：“禽有禽言，獸有獸語。”眾猴都道：“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。我們今日趕閑無事，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，耍子去耶！”喊一聲，都拖男挈女，呼弟呼兄，一齊跑來，順澗爬山，直至源流之處，乃是一股瀑布飛泉。但見那：

一派白虹起，千尋雪浪飛；
海風吹不斷，江月照還依。
冷氣分青嶂，餘流潤翠微；
瀑□名瀑布，真似掛簾帷。

□：左“三點水”右“爰”。眾猴拍手稱揚道：“好水！好水！原來此處遠通山腳之下，直接大海之波。”又道：“那一個有本事的，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，不傷身體者，我等即拜他為王。”連呼了三聲，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名石猴，應聲高叫道：“我進去！我進去！”好猴！也是他：

今日芳名顯，時來大運通；有緣居此地，王遣入仙宮。

你看他瞑目蹲身，將身一縱，徑跳入瀑布泉中，忽睜睛抬頭觀看，那裏邊卻無水無波，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。他住了身，定了神，仔細再看，原來是座鐵板橋。橋下之水，沖貫於石竅之間，倒掛流出去，遮閉了橋門。卻又欠身上橋頭，再走再看，卻似有人家住處一般，真個好所在。但見那：

翠蘚堆藍，白雲浮玉，光搖片片煙霞。虛窗靜室，滑甃板生花。乳窟龍珠倚掛，縈回滿地奇葩。鍋灶傍崖存火跡，樽□靠案見肴渣。石座石床真可愛，石盆石碗更堪誇。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，三點五點梅花。

幾樹青松常帶雨，渾然相個人家。□：上“三田”（如“晶”）下“缶”。

看罷多時，跳過橋中間，左右觀看，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。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，鐫著“花果山福地，水簾洞洞天。”石猴喜不自勝，急抽身往外便走，復瞑目蹲身，跳出水外，打了兩個呵呵道：“大造化！大造化！”眾猴把他圍住，問道：“裏面怎麼樣？水有多深？”石猴道：“沒水！沒水！原來是一座鐵板橋。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。”眾猴道：“怎見得是個家當？”石猴笑道：“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，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。橋邊有花有樹，乃是一座石房。房內有石窩、石灶、石碗、石盆、石床、石凳。中間一塊石碣上，鐫著‘花果山福地，水簾洞洞天。’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。裏面且是寬闊，容得千百口老小。我們都進去住也，省得受老天之氣。這裏邊：

颯風有處躲，下雨好存身。霜雪全無懼，雷聲永不聞。煙霞常照耀，祥瑞每蒸熏。松竹年年秀，奇花日日新。”

眾猴聽得，個個歡喜，都道：“你還先走，帶我們進去，進去！”石猴卻又瞑目蹲身，往裏一跳，叫道：“都隨我進來！進來！”那些猴有膽大的，都跳進去了；膽小的，一個個伸頭縮頸，抓耳撓腮，大聲叫喊，纏一會，也都進去了。跳過橋頭，一個個搶盆奪碗，占灶爭床，搬過來，移過去，正是猴性頑劣，再無一個甯時，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。石猴端坐上面道：“列位呵，‘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。’你們才說有本事進得來，出得去，不傷身體者，就拜他為王。我如今進來又出去，出去又進來，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，各享成家之福，何不拜我為王？”眾猴聽說，即拱伏無違。一個個序齒排班，朝上禮拜，都稱“千歲大王”。自此，石猴高登王位，將“石”字兒隱了，遂稱美猴王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三陽交泰產群生，仙石胞含日月精。借卵化猴完大道，假他名姓配丹成。

內觀不識因無相，外合明知作有形。

歷代人人皆屬此，稱王稱聖任縱橫。美猴王領一群猿猴、獼猴、馬猴等，分派了君臣佐使，朝遊花果山，暮宿水簾洞，合契同情，不入飛鳥之叢，不從走獸之類，獨自爲王，不勝歡樂。是以：

春采百花爲飲食，夏尋諸果作生涯。秋收芋栗延時節，冬覓黃精度歲華。

美猴王享樂天真，何期有三五百載。一日，與群猴喜宴之間，忽然憂惱，墮下淚來。眾猴慌忙羅拜道：“大王何爲煩惱？”猴王道：“我雖在歡喜之時，卻有一點兒遠慮，故此煩惱。”眾猴又笑道：“大王好不知足！我等日日歡會，在仙山福地，古洞神州，不伏麒麟轄，不伏鳳凰管，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，自由自在，乃無量之福，爲何遠慮而憂也？”猴王道：“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，不懼禽獸威服，將來年老血衰，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，一旦身亡，可不枉生世界之中，不得久住天人之內？”眾猴聞此言，一個個掩面悲啼，俱以無常爲慮。

只見那班部中，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，厲聲高叫道：“大王若是這般遠慮，真所謂道心開發也！如今五蟲之內，惟有三等名色，不伏閻王老子所管。”猴王道：“你知那三等人？”猿猴道：“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，躲過輪回，不生不滅，與天地山川齊壽。”猴王道：“此三者居於何所？”猿猴道：“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，古洞仙山之內。”猴王聞之，滿心歡喜，道：“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，雲遊海角，遠涉天涯，務必訪此三者，學一個不老長生，常躲過閻君之難。”噫！這句話，頓教跳出輪回網，致使齊天大聖成。眾猴鼓掌稱揚，都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等明日越嶺登山，廣尋些果品，大設筵宴送大王也。”

次日，眾猴果去采仙桃，摘異果，刨山藥，□左“屬”右“立刀”黃精，芝蘭香蕙，瑤草奇花，般般件件，整整齊齊，擺開石凳石桌，排列仙酒仙肴。但見那：

金丸珠彈，紅綻黃肥。金丸珠彈臘櫻桃，色真甘美；紅綻黃肥熟梅子，味果香酸。鮮龍眼，肉甜皮薄；火荔枝，核小囊紅。林檎碧實連枝獻，枇杷細苞帶葉擎。兔頭梨子雞心棗，消渴除煩更解醒。香桃爛杏，美甘甘似玉液瓊漿；脆李楊梅，酸蔭蔭如脂酸膏酪。紅囊黑子熟西瓜，四瓣黃皮大柿子。石榴裂破，丹砂粒現火晶珠；芋栗剖開，堅硬肉團金瑪瑙。胡桃銀杏可傳茶，椰子葡萄能做酒。榛松榧柰滿盤盛，橘蔗柑橙盈案擺。熟煨山藥，爛煮黃精，搗碎茯苓並薏苡，石鍋微火漫炊羹。人間縱有珍饈味，怎比山猴樂更寧？群猴尊美猴王上坐，各依齒肩排於下邊，一個個輪流上前，奉酒，奉花，奉果，痛飲了一日。次日，美猴王早起，教：“小的們，替我折些枯松，編作筏子，取個竹竿作篙，

收拾些果品之類，我將去也。”果獨自登筏，盡力撐開，飄飄蕩蕩，徑向大海波中，趁天風，來渡南瞻部洲地界。這一去，正是那：

天產仙猴道行隆，離山駕筏趁天風。飄洋過海尋仙道，立志潛心建大功。有分有緣休俗願，無憂無慮會元龍。料應必遇知音者，說破源流萬法通。也是他運至時來，自登木筏之後，連日東南風緊，將他送到西北岸前，乃是南瞻部洲地界。持篙試水，偶得淺水，棄了筏子，跳上岸來，只見海邊有人捕魚、打雁、挖蛤、淘鹽。他走近前，弄個把戲，妝個口上左“齒”右“可”，下“女”虎，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，四散奔跑。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，剝了他衣裳，也學人穿在身上，搖搖擺擺，穿州過府，在市塵中，學人禮，學人話。朝餐夜宿，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，覓個長生不老之方。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，更無一個為身命者。正是那：

爭名奪利幾時休？早起遲眠不自由！騎著驢騾思駿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。只愁衣食耽勞碌，何怕閻君就取勾？繼子蔭孫圖富貴，更無一個肯回頭！

猴王參訪仙道，無緣得遇。在於南瞻部洲，串長城，遊小縣，不覺八九年餘。忽行至西洋大海，他想著海外必有神仙。獨自個依前作筏，又飄過西海，直至西牛賀洲地界。登岸偏訪多時，忽見一座高山秀麗，林麓幽深。他也不怕狼蟲，不懼虎豹，登山頂上觀看。果是好山：

千峰開戟，萬仞開屏。日映嵐光輕鎖翠，雨收黛色冷含青。枯藤纏老樹，古渡界幽程。奇花瑞草，修竹喬松。修竹喬松，萬載常青欺福地；奇花瑞草，四時不謝賽蓬瀛。幽鳥啼聲近，源泉響溜清。重重谷壑芝蘭繞，處處崖苔蘚生。起伏巒頭龍脈好，必有高人隱姓名。□：以“山”旁替“讒（繁體）”之“食”旁。

正觀看間，忽聞得林深之處，有人言語，急忙趨步，穿入林中，側耳而聽，原來是歌唱之聲。歌曰：

“觀棋柯爛，伐木丁，雲邊谷口徐行，賣薪沽酒，狂笑自陶情。蒼逕秋高，對月枕松根，一覺天明。認舊林，登崖過嶺，持斧斷枯藤。

收來成一擔，行歌市上，易米三升。更無些子爭競，時價平平，不會機謀巧算，沒榮辱，恬淡延生。相逢處，非仙即道，靜坐講黃庭。”美猴王聽得此言，滿心歡喜道：“神仙原來藏在這裏！”急忙跳入裏面，仔細再看，乃是一個樵子，在那裏舉斧砍柴。但看他打扮非常：

頭上戴箬笠，乃是新筍初脫之籜。身上穿布衣，乃是木綿撚就之紗。腰間系環條，乃是老蠶口吐之絲。足下踏草履，乃是枯莎搓就之爽。手執□鋼斧，擔挽火麻繩。扳松劈枯樹，爭似此樵能！□：左“彳”中“真”右“亍”。

猴王近前叫道：“老神仙！弟子起手。”那樵漢慌忙丟了斧，轉身答禮道：“不當人！不當人！我拙漢衣食不全，怎敢當‘神仙’二字？”猴王道：“你不是神仙，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？”樵夫道：“我說甚麼神仙話？”猴王道：“我才來至林邊，只聽的你說：‘相逢處非仙即道，靜坐講黃庭。’黃庭乃道德真言，非神仙而何？”樵夫笑道：“實不瞞你說，這個詞名做滿庭芳，乃一神仙教我的。那神仙與我捨下相鄰。他見我家事勞苦，日常煩惱，教我遇煩惱時，即把這詞兒念念。一則散心，二則解困。我才有些不足處思慮，故此念念。不期被你聽了。”猴王道：“你家既與神仙相鄰，何不從他修行？學得個不老之方？卻不是好？”樵夫道：“我一生命苦，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，才知人事，不幸父喪，母親居孀。再無兄弟姊妹，只我一人，沒奈何，早晚侍奉。如今母老，一發不敢拋離。卻又田園荒蕪，衣食不足，只得斫兩束柴薪，挑向市塵之間，貨幾文錢，糶幾升米，自炊自造，安排些茶飯，供養老母，所以不能修行。”

猴王道：“據你說起來，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，向後必有好處。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，卻好拜訪去也。”樵夫道：“不遠，不遠。此山叫做靈台方寸山。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。那洞中有一個神仙，稱名須菩提祖師。那祖師出去的徒弟，也不計其數，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。你順那條小路兒，向南行七八裏遠近，即是他家了。”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：“老兄，你便同我去去。若還得了好處，決不忘你指引之恩。”樵夫道：“你這漢子，甚不通變。我方才這般與你說了，你還不省？假若我與你去了，卻不誤了我的生意？老母何人奉養？我要斫柴，你自去，自去。”

猴王聽說，只得相辭。出深林，找上路徑，過一山坡，約有七八裏遠，果然望見一座洞府。挺身觀看，真好去處！但見：

煙霞散彩，日月搖光。千株老柏，萬節修篁。千株老柏，帶雨半空青冉冉；萬節修篁，含煙一壑色蒼蒼。門外奇花布錦，橋邊瑤草噴香。石崖突兀青苔潤，懸壁高張翠蘚長。時聞仙鶴唳，每見鳳凰翔。仙鶴唳時，聲振九皋霄漢遠；鳳凰翔起，翎毛五色彩雲光。玄猿白鹿隨隱見，金獅玉象任行藏。細觀靈福地，真個賽天堂！又見那洞門緊閉，靜悄悄杳無人跡。忽回頭，見崖頭立一石碑，約有三丈餘高、八尺餘闊，上有一行十個大字，乃是“靈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”。美猴王十分歡喜道：“此間人果是樸實。果有此山此洞。”看勾多時，不敢敲門。且去跳上松枝梢頭，摘松子吃了頑耍。

少頃間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洞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個仙童，真個丰姿英偉，像貌清奇，比尋常俗子不同。但見他：

□髻雙絲綰，寬袍兩袖風。貌和身自別，心與相俱空。物外長年客，山中永壽童。一塵全不染，甲子任翻騰。

□：上“髻”下“坐”。那童子出得門來，高叫道：“甚麼人在此搔擾？”猴王撲的跳下樹來，上前躬身道：“仙童，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，更不敢在此搔擾。”仙童笑道：“你是個訪道的麼？”猴王道：“是。”童子道：“我家師父，正才下榻，登壇講道。還未說出原由，就教我出來開門。說：‘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，可去接待接待。’想必就是你了？”猴王笑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童子道：“你跟我進來。”

這猴王整衣端肅，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：一層層深閣瓊樓，一進進珠宮貝闕，說不盡那靜室幽居，直至瑤台之下。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，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台下。果然是：

大覺金仙沒垢姿，西方妙相祖菩提；不生不滅三三行，全氣全神萬萬慈。空寂自然隨變化，真如本性任爲之；與天同壽莊嚴體，曆劫明心大法師。

美猴王一見，倒身下拜，磕頭不計其數，口中只道：“師父！師父！我弟子志心朝禮！志心朝禮！”祖師道：“你是那方人氏？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，再拜。”猴王道：“弟子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。”祖師喝令：“趕出去！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，那裏修甚麼道果！”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：“弟子是老實之言，決無虛詐。”祖師道：“你既老實，怎麼說東勝神洲？那去處到我這裏，隔兩重大海，一座南瞻部洲，如何就得到此？”猴王叩頭道：“弟子飄洋過海，登界游方，有十數個年頭，方才訪到此處。”

祖師道：“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。你姓甚麼？”猴王又道：“我無性。人若罵我，我也不惱；若打我，我也不嗔，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。一生無性。”祖師道：“不是這個性。你父母原來姓甚麼？”猴王道：“我也無父母。”祖師道：“既無父母，想是樹上生的？”猴王道：“我雖不是樹生，卻是石裏長的。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，其年石破，我便生也。”祖師聞言，暗喜道：“這等說，卻是天地生成的。你起來走走我看。”猴王縱身跳起，拐呀拐的走了兩遍。祖師笑道：“你身軀雖是鄙陋，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。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，意思教你姓‘猢’。猢字去了個獸傍，乃是古月。古者，老也；月者，陰也。老陰不能化育，教你姓‘孫’倒好。孫字去了獸傍，乃是個子系。子者，兒男也；系者，嬰細也。正合嬰兒之本論。教你姓‘孫’罷。”猴王聽

說，滿心歡喜，朝上叩頭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今日方知姓也。萬望師父慈悲！既然有姓，再乞賜個名字，卻好呼喚。”祖師道：“我門中有十二個字，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。”猴王道：“那十二個字？”祖師道：“乃廣、大、智、慧、真、如、性、海、穎、悟、圓、覺十二字。排到你，正當‘悟’字。與你起個法名叫做‘孫悟空’好麼？”猴王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！”正是：鴻蒙初辟原無姓，打破頑空須悟空。畢竟不之向後修些甚麼道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

話表美猴王得了姓名，怡然踴躍；對菩提前作禮啓謝。那祖師即命大眾引悟空出二門外，教他灑掃應對，進退周旋之節。眾仙奉行而出。悟空到門外，又拜了大眾師兄，就于廊廡之間，安排寢處。次早，與眾師兄學言語禮貌、講經論道，習字焚香，每日如此。閒時即掃地鋤園，養花修樹，尋柴燃火，挑水運漿。凡所用之物，無一不備。在洞中不覺倏六七年，一日，祖師登壇高坐，喚集諸仙，開講大道。真個是：

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。妙演三乘教，精微萬法全。慢搖麈尾噴珠玉，

響振雷霆動九天。說一會道，講一會禪，三家配合本如然。開明一字

皈誠理，指引無生了性玄。

孫悟空在旁聞聽，喜得他抓耳撓腮，眉花眼笑。忍不住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忽被祖師看見，叫孫悟空道：“你在班中，怎麼顛狂躍舞，不聽我講？”悟空道：“弟子誠心聽講，聽到老師父妙音處，喜不自勝，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。望師父恕罪！”祖師道：“你既識妙音，我且問你，你到洞中多少時了？”悟空道：“弟子本來懵懂，不知多少時節。只記得灶下無火，常去山后打柴，見一山好桃樹，我在那裏吃了七次飽桃矣。”祖師道：“那山喚名爛桃山。你既吃七次，想是七年了。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？”悟空道：“但憑尊祖教誨，只是有些道氣兒，弟子便就學了。”

祖師道：“‘道’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，傍門皆有正果。不知你學那一門哩？”悟空道：“憑尊師意思。弟子傾心聽從。”祖師道：“我教你個‘術’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術門之道怎麼說？”祖師道：“術字門中，乃是些請仙扶鸞，問卜揲蓍，能知趨吉避凶之理。”悟空道：“似這般可得長生麼？”祖師道：“不能！不能！”悟空道：“不學！不學！”

祖師又道：“教你‘流’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”悟空又問：“流字門中，是甚義理？”祖師道：“流字門中，乃是儒家、釋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墨家、醫家，或看經，或念佛，並朝真降聖之類。”悟空道：“似這般可得長生麼？”祖師道：“若要長生，也似‘壁裏安柱’。”悟空道：“師父，我是個老實人，不曉得打市語。怎麼謂之‘壁裏安柱’？”祖師道：“人家蓋房，欲圖堅固，將牆壁之間，立一頂柱，有日大廈將頹，他必朽矣。”悟空道：“據此說，也

不長久。不學！不學！”

祖師道：“教你‘靜’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靜字門中，是甚正果？”祖師道：“此是休糧守谷，清靜無為，參禪打坐，戒語持齋，或睡功，或立功，並入定坐關之類。”悟空道：“這般也能長生麼？”祖師道：“也似‘窯頭土坯’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師父果有些滴□左“三點水”右“達”。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。怎麼謂之‘窯頭土坯’？”祖師道：“就如那窯頭上，造成磚瓦之坯，雖已成形，尙未經水火煨煉，一朝大雨滂沱，他必濫矣。”悟空道：“也不長遠。不學！不學！”

祖師道：“教你‘動’字門中之道，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動門之道，卻又怎樣？”祖師道：“此是有為有作，采陰補陽，攀弓踏弩，摩躄過氣，用方炮製，燒茅打鼎，進紅鉛，煉秋石，並服婦乳之類。”悟空道：“似這等也得長生麼？”祖師道：“此欲長生，亦如‘水中撈月’。”悟空道：“師父又來了！怎麼叫做‘水中撈月’？”祖師道：“月在長空，水中有影，雖然看見，只是無撈摸處，到底只成空耳。”悟空道：“也不學！不學！”

祖師聞言，咄的一聲，跳下高臺，手持戒尺，指定悟空道：“你這猢猻，這般不學，那般不學，卻待怎麼？”走上前，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，倒背著手，走入裏面，將中門關了，撇下大眾而去。唬得那一班聽講的，人人驚懼，皆怨悟空道：“你這潑猴，十分無狀！師父傳你道法，如何不學，卻與師父頂嘴？這番衝撞了他，不知幾時才出來啊！”此時俱甚抱怨他，又鄙賤嫌惡他。悟空一些兒也不惱，只是滿臉陪笑。原來那猴王，已打破盤中之謎，暗暗在心，所以不與眾人爭競，只是忍耐無言。祖師打他三下者，教他三更時分存心，倒背著手，走入裏面，將中門關上者，教他從後門進步，秘處傳他道也。

當日悟空與眾等，喜喜歡歡，在三星仙洞之前，盼望天色，急不能到晚。及黃昏時，卻與眾就寢，假合眼，定息存神。山中又沒打更傳箭，不知時分，只自家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。約到子時前後，輕輕的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偷開前門，躲離大眾，走出外，抬頭觀看。正是那：

月明清露冷，八極迴無塵。深樹幽禽宿，源頭水溜汾。

飛螢光散影，過雁字排雲。正直三更候，應該訪道真。你看他從舊路徑至後門外，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。悟空喜道：“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，故此開著門也。”即曳步近前，側身進得門裏，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。見祖師蜷局身軀，朝裏睡著了。悟空不敢驚動，即跪在榻前。那祖師不多時覺來，舒開兩足，口中自吟道：

“難！難！難！道最玄，莫把金丹作等閒。

不遇至人傳妙訣，空言口困舌頭幹！”悟空應聲叫道：“師父，弟子在此跪候多時。”祖師聞得聲音是悟空，即起披衣，盤坐喝道：“這糊塗！你不在前邊去睡，卻來我這後邊作甚？”悟空道：“師父昨日壇前對眾相允，教弟子三更時候，從後門裏傳我道理，故此大膽徑拜老爺榻下。”祖師聽說，十分歡喜，暗自尋思道：“這廝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！不然，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？”悟空道：“此間更無六耳，止只弟子一人，望師父大舍慈悲，傳與我長生之道罷，永不忘恩！”祖師道：“你今有緣，我亦喜說。既識得盤中暗謎，你近前來，仔細聽之，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。”悟空叩頭謝了，洗耳用心，跪於榻下。祖師雲：

“顯密圓通真妙訣，惜修生命無他說。

都來總是精氣神，謹固牢藏休漏泄。

休漏泄，體中藏，汝受吾傳道自昌。

口訣記來多有益，屏除邪欲得清涼。

得清涼，光皎潔，好向丹台賞明月。

月藏玉兔日藏烏，自有龜蛇相盤結。

相盤結，性命堅，卻能火裏種金蓮。

攢簇五行顛倒用，功完隨作佛和仙。”

此時說破根源，悟空心靈福至，切切記了口訣，對祖師拜謝深恩，即出後門觀看。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，西路金光大顯明。依舊路，轉到前門，輕輕的推開進去，坐在原寢之處，故將床鋪搖響道：“天光了！天光了！起耶！”那大眾還正睡哩，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。當日起來打混，暗暗維持，子前午後，自己調息。

卻早過了三年，祖師復登寶座，與眾說法。談的是公案比語，論的是外像包皮。忽問：“悟空何在？”悟空近前跪下：“弟子有。”祖師道：“你這一向修些什麼道來？”悟空道：“弟子近來法性頗通，根源亦漸堅固矣。”祖師道：“你既通法性，會得根源，已注神體，卻只是防備著‘三災利害’。”悟

空聽說，沉吟良久道：“師父之言謬矣。我常聞道高德隆，與天同壽，水火既濟，百病不生，卻怎麼有個三災利害？”祖師道：“此乃非常之道：奪天地之造化，侵日月之玄機；丹成之後，鬼神難容。雖駐顏益壽，但到了五百年後，天降雷災打你，須要見性明心，預先躲避。躲得過，壽與天齊，躲不過，就此絕命。再五百年後，天降火災燒你。這火不是天火，亦不是凡火，喚做‘陰火’。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，直透泥垣宮，五臟成灰，四肢皆朽，把千年苦行，俱為虛幻。再五百年，又降風災吹你。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，不是和薰金朔風，亦不是花柳松竹風，喚做‘□風’□字為“三貝”，形如“晶”。自凶門中吹入六腑，過丹田，穿九竅，骨肉消疏，其身自解。所以都要躲過。”悟空聞說，毛骨悚然，叩頭禮拜道：“萬老爺垂憫，傳與躲避三災之法，到底不敢忘恩。”祖師道：“此亦無難，只是你比他人不同，故傳不得。”悟空道：“我也頭圓頂天，足方履地，一般有九竅四肢，五臟六腑，何以比人不同？”祖師道：“你雖然像人，卻比人少腮。”原來那猴子孤拐面，凹臉尖嘴。悟空伸手一摸，笑道：“師父沒成算！我雖少腮，卻比人多這個素袋，亦可准折過也。”祖師說：“也罷，你要學那一般？有一般天罡數，該三十六般變化，有一般地煞數，該七十二般變化。”悟空道：“弟子願多裏撈摸，學一個地煞變化罷。”祖師道：“既如此，上前來，傳與你口訣。”遂附耳低言，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。這猴王也是一竅通時百竅通，當時習了口訣，自修自煉，將七十二般變化，都學成了。

忽一日，祖師與眾門人在三星洞前戲玩晚景。祖師道：“悟空，事成了未曾？”悟空道：“多蒙師父海恩，弟子功果完備，已能霞舉飛升也。”祖師道：“你試飛舉我看。”悟空弄本事，將身一聳，打了個連扯跟頭，跳離地有五六丈，踏雲霞去勾有頓飯功夫，返複不上三裏遠近，落在面前，叉手道：“師父，這就是飛舉騰雲了。”祖師笑道：“這個算不得騰雲，只算得爬雲而已。自古道：‘神仙朝游北海暮蒼梧。’似你這半日，去不上三裏，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！”悟空道：“怎麼為‘朝游北海暮蒼梧’？”祖師道：“凡騰雲之輩，早晨起自北海，遊過東海、西海、南海、複轉蒼梧，蒼梧者卻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。將四海之外，一日都游遍，方算得騰雲。”悟空道：“這個卻難！卻難！”祖師道：“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悟空聞得此言，叩頭禮拜，啓道：“師父，‘為人須為徹’，索性舍個大慈悲，將此騰雲之法，一發傳與我罷，決不敢忘恩。”祖師道：“凡諸仙騰雲，皆跌足而起，你卻不是這般。我才見你去，連扯方才跳上。我今只就你這個勢，傳你個‘筋斗雲’罷。”悟空又禮拜懇求，祖師卻又傳個口訣道：“這朵雲，撚著訣，念動真言，攢緊了拳，對身一抖，跳將起來，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！”大眾聽說，一個個嘻嘻笑道：“悟空造化！若會這個法兒，與人家當鋪兵，送文書，遞報單，不管那裏都尋了飯吃！”師徒們天昏各歸洞府。這一夜，悟空即運神煉法，會了筋斗雲。逐日家無拘無束，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美。

一日，春歸夏至，大眾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。大眾曰：“悟空，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？前日師父拊耳低言，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，可都會麼？”悟空笑道：“不瞞諸兄長說，一則是師父傳授，二來也是我晝夜殷勤，那幾般兒都會了。”大眾道：“趁此良時，你試演演，讓我等看看。”悟空聞說，抖搜精神，賣弄手段道：“眾師兄請出個題目。要我變化甚麼？”大眾道：“就變棵松樹罷。”悟空撚著訣，念動咒語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棵松樹。真個是：

鬱鬱含煙貫四時，凌雲直上秀貞姿。

全無一點妖猴像，儘是經霜耐雪枝。大眾見了，鼓掌呀呀大笑。都道：“好猴兒！好猴兒！”不覺的嚷鬧，驚動了祖師。祖師急拽杖出門來問道：“是何人在此喧嘩？”大眾聞呼，慌忙檢束，整衣向前。悟空也現了本相，雜在叢中道：“啓上尊師，我等在此會講，更無外姓喧嘩。”祖師怒喝道：“你等大呼小叫，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！修行的人，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。如何在此嚷笑？”大眾道：“不敢瞞師父，适才孫悟空演變化耍子。教他變棵松樹，果然是棵松樹，弟子們俱稱揚喝采，故高聲驚冒尊師，望乞恕罪。”祖師道：“你等回去。”叫：“悟空，過來！我問你弄甚麼精神，變甚麼松樹？這個工夫，可好在人前賣弄？假如你見別人有，不要求他？別人見你有，必然求你。你若畏禍，卻要傳他；若不傳他，必然加害：你之性命又不可保。”悟空叩道：“只望師父恕罪！”祖師道：“我也不罪你，但只是你去吧。”悟空聞此言，滿眼墮淚道：“師父教我往那裏去？”祖師道：“你從那裏來，便從那裏去就是了。”悟空頓然醒悟道：“我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。”祖師道：“你快回去，全你性命，若在此間，斷然不可！”悟空領罪，“上告尊師，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，雖是回顧舊日兒孫，但念師父厚恩未報，不敢去。”祖師道：“那裏甚麼恩義？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！”

悟空見沒奈何，只得拜辭，與眾相別。祖師道：“你這去，定生不良。憑你怎麼惹禍行凶，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。你說出半個字來，我就知之，把你這猢猻剝皮銼骨，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，教你萬劫不得翻身！”悟空道：“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，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。”

悟空謝了。即抽身，撚著訣，丟個連扯，縱起筋斗雲，徑回東海。那裏消一個時辰，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。美猴王自知快樂，暗暗的自稱道：

“去時凡骨凡胎重，得道身輕體亦輕。

舉世無人肯立志，立志修玄玄自明。

當時過海波難進，今日來回甚易行。

別語叮嚀還在耳，何期頃刻見東溟。”悟空按下雲頭，直至花果山。找路而走，忽聽得鶴唳猿啼，鶴唳聲沖霄漢外，猿啼悲切甚傷情。即開口叫道：“孩兒們，我來了也！”那崖下石坎邊，花草中，樹木裏，若大若小之猴，跳出千千萬萬，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，叩頭叫道：“大王，你好寬心！怎麼一去許久？把我們俱閃在這裏，望你誠如饑渴！近來被一妖魔在此欺虐，強要占我們水簾洞府，是我等捨死忘生，與他爭鬥。這些時，被那廝搶了我們家火，捉了許多子侄，教我們晝夜無眠，看守家業。幸得大王來了！大王若再年載不來，我等連山洞盡屬他人矣！”悟空聞說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是甚麼妖魔，輒敢無狀！你且細細說來，待我尋他報仇。”眾猴叩頭：“告上大王，那廝自稱混世魔王，子在直北下。”悟空道：“此間到他那裏，有多少路程？”眾猴道：“他來時雲，去時霧，或風或雨，或雷或電，我等不知有多少路。”悟空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們休怕，且自頑耍，等我尋他去來！”

好猴王，將身一縱，跳上去，一路筋斗，直至北下觀看，見一座高山，真是十分險峻。好山：

筆峰挺立，曲澗深沉。筆峰挺立透空霄，曲澗深沉通地戶。兩崖花木爭奇，幾處松篁鬥翠。左邊龍，熟熟馴馴；右邊虎，平平伏伏。每見鐵牛耕，常有金錢種。幽禽□△聲，丹鳳朝陽立。石磷磷，波淨淨，古怪蹺蹺真惡孽。世上名山無數多，花開花謝繁還眾。爭如此景永長存，八節四時渾不動。誠為三界坎源山，滋養五行水髒洞！□：左“目”右“見”；△：左“目”右“完”。美猴王正默看景致，只聽得有人言語。逕自下山尋覓，原來那陡崖之前，乃是那水髒洞。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，見了悟空就走。悟空道：“休走！借你口中言，傳我心內事。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。你家甚麼混世烏魔，屢次欺我兒孫，我特尋來，要與他見個上下！”

那小妖聽說，疾忙跑入洞裏，報導：“大王！禍事了！”魔王道：“有甚禍事？”小妖道：“洞外有猴頭稱為花果山水簾洞洞主。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，特來尋你，見個上下哩。”魔王笑道：“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，出家修行去，想是今番來了。你們見他怎生打扮，有甚器械？”小妖道：“他也沒甚麼器械，光著個頭，穿一領紅色衣，勒一條黃條，足下踏一對烏靴，不僧不俗，又不像道士神仙，赤手空拳，在門外叫哩。”魔王聞說：“取我批掛兵器來！”那小妖即時取出。那魔王穿了甲冑，綽刀在手，與眾妖出得門來，即高聲叫道：“那個是水簾洞洞主？”悟空急睜睛觀看，只見那魔王：

頭戴烏金盔，映日光明；身掛皂羅袍，迎風飄蕩。下穿著黑鐵甲，緊勒皮

條；足踏著花褶靴，雄如上將。腰廣十圍，身高三丈，手執一口刀，鋒刃多明亮。稱為混世魔，磊落凶模樣。

猴王喝道：“這潑魔這般眼大，看不見老孫！”魔王見了，笑道：“你身不滿四尺，年不過三旬，手內又無兵器，怎麼大膽倡狂，要尋我見甚麼上下？”悟空罵道：“你這潑魔，原來沒眼！你量我小，要大卻也不難。你量我無兵器，我兩隻手勾著天邊月哩！你不要怕，只吃老孫一拳！”縱一縱，跳上去，劈臉就打。那魔王伸手架住道：“你這般矮，我這般高長，你要使拳，我要使刀，使刀就殺了你，也吃人笑，待我放下刀，與你使路拳看。”悟空道：“說得是。好漢子！走來！”那魔王丟開架子便打，這悟空鑽進去相撞相迎。他兩個拳捶腳踢，一沖一撞。原來長拳空大，短簇堅牢。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肋，撞了襠，幾下筋節，把他打重了。他閃過，拿起那板大的鋼刀，望悟空劈頭就砍。悟空急撒身，他砍了一個空。悟空見他兇猛，即使身外身法，拔一把毫毛，丟在口中嚼碎，望空中噴去，叫一聲“變！”，即變做三二百個小猴，周圍攢簇。

原來人得仙體，出神變化，無方不知。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，根根能變，應物隨心。那些小猴，眼乖會跳，刀來砍不著，槍去不能傷。你看他前踴後躍，鑽上去，把魔王圍繞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鑽襠的鑽襠，扳腳的扳腳，踢打□左“捉手”右“尋”毛，摳眼睛，撚鼻子，抬鼓弄，直打做一個攢盤。這悟空才去奪得他的刀來，分開小猴，照頂門一下，砍為兩段。領眾殺進洞中，將那大小妖精，盡皆剿滅。卻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又見那收不上身者，卻是那魔王在水簾洞中擒去的小猴，悟空道：“汝等何為到此？”約有三五十個，都含淚道：“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，這兩年被他爭吵，把我們都攝將來，那不是我們洞中的家火？石盆、石碗都被這廝拿來也。”悟空道：“既是我們的家火，你們都搬出外去。”隨即洞裏放起火來，把那水簾洞燒得枯乾，盡歸了一體。對眾道：“汝等跟我回去。”眾猴道：“大王，我們來時，只聽得耳邊風聲，虛颺颺到於此地，更不識路徑，今怎得回鄉？”悟空道：“這是他弄的個術法兒，有何難也！我如今一竅通，百竅通，我也會弄。你們都合了眼，休怕！”

好猴王，念聲咒語，駕陣狂風，雲頭落下。叫：“孩兒們，睜眼。”眾猴腳履實地，認得是家鄉，個個歡喜，都奔洞門舊路。那在洞眾猴，都一齊簇擁同入，分班齒序，禮拜猴王。安排酒果，接風賀喜，啓問降魔救子之事。悟空備細言了一遍，眾猴稱揚不盡道：“大王去到那方，不意學得這般手段！”悟空又道：“我當年別汝等，隨波逐流，飄過東洋大海，徑至南瞻部洲，學成人像，著此衣，穿此履，擺擺搖搖，雲遊八九年餘，更不曾有道；又渡西洋大海，到西牛賀洲地界，訪問多時，幸遇一老祖，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，不死長生的大法門。”眾猴稱賀。都道：“萬劫難逢也！”悟空又笑道：“小的們，

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。”眾猴道：“大王何姓？”悟空道：“我今姓孫，法名悟空。”眾猴聞說，鼓掌忻然道：“大王是老孫，我們都是二孫、三孫、細孫、小孫、——一家孫、一國孫、一窩孫矣！”都來奉承老孫，大盆小碗的，椰子酒、葡萄酒、仙花、仙果，真個是闔家歡樂！咦！貫通一姓身歸本，只待榮遷仙錄上“竹”下“錄”名。畢竟不知怎生結果，居此界終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類盡除名

卻說美猴王榮歸故里，自剿了混世魔王，奪了一口大刀，逐日操演武藝，教小猴砍竹爲標，削木爲刀，治旗幡，打哨子，一進一退，安營下寨，頑耍多時。忽然靜坐處，思想道：“我等在此，恐作耍成真，或驚動人王，或有禽王、獸王認此犯頭，說我們操兵造反，興師來相殺，汝等都是竹竿木刀，如何對敵？須得鋒利劍戟方可。如今奈何？”眾猴聞說，個個驚恐道：“大王所見甚長，只是無處可取。”正說間，轉上四個老猴，兩個是赤尻馬猴，兩個是通背猿猴，走在面前道：“大王，若要治鋒利器械，甚是容易。”悟空道：“怎見容易？”四猴道：“我們這山，向東去，有二百里水面，那廂乃傲來國界。那國界中有一王位，滿城中軍民無數，必有金銀銅鐵等匠作。大王若去那裏，或買或造些兵器，教演我等，守護山場，誠所謂保泰長久之機也。”悟空聞說，滿心歡喜道：“汝等在此頑耍，待我去來。”

好猴王，急縱筋斗雲，霎時間過了二百里水面。果然那廂有座城池，六街三市，萬戶千門，來來往往，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悟空心中想道：“這裏定有現成的兵器，我待下去買他幾件，還不如使個神通覓他幾件倒好。”他就撚起訣來，念動咒語，向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呼的吹將去，便是一陣風，飛沙走石，好驚人也。

炮雲起處蕩乾坤，黑霧陰霾大地昏。江海波翻魚蟹怕，山林樹折虎狼奔。

諸般買賣無商旅，各樣生涯不見人。殿上君王歸內院，階前文武轉衙門。

千秋寶座都吹倒，五鳳高樓幌動根。風起處，驚散了那傲來國君王，三街六市，都慌得關門閉戶，無人敢走。悟空才按下雲頭。徑闖入朝門裏。直到兵器館、武庫中，打開門扇，看時，那裏面無數器械：刀、槍、劍、戟、斧、鉞、毛、鏢、鞭、鈚、撻、簡、弓、弩、叉、矛，件件俱備。一見甚喜道：“我一人能拿幾何？還使個分身法搬將去罷。”好猴王，即拔一把毫毛，入口嚼爛，噴將處去，念動咒語，叫聲：“變！”變做千百個小猴，都亂搬亂搶；有力的拿五七件，力小的拿三二件，盡數搬個罄淨。徑踏雲頭，弄個攝法，喚轉狂風，帶領小猴，俱回本處。

卻說那花果山大小猴兒，正在那洞門外頑耍，忽聽得風聲響處，見半空中，丫丫叉叉，無邊無岸的猴精，唬得都亂跑亂躲。少時，美猴王按落雲頭，收了雲霧，將身一抖：收了毫毛，將兵器亂堆在山前，叫道：“小的們！來領兵器！”

眾猴看時，只見悟空獨立在平陽之地，俱跑來叩頭問故。悟空將前使狂風，搬兵器，一應事說了一遍。眾猴稱謝畢，都去搶刀奪劍，搥斧爭槍，扯弓扳弩，咄咄喝喝，耍了一日。

次日，依舊排營。悟空會集群猴，計有四萬七千餘口。早驚動滿山怪獸，都是些狼、蟲、虎、豹、麋、獐、麝、狐、狸、獾、□左“反犬”右“各”、獅、象、狻猊、猩猩、熊、鹿、野豕、山牛、羚羊、青兕、狡兒、神獒……各樣妖王，共有七十二洞，都來參拜猴王爲尊。每年獻貢，四時點卯。也有隨班操備的，也有隨節征糧的，齊齊整整，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，各路妖王，又有進金鼓，進彩旗，進盔甲的，紛紛攘攘，日逐家習舞興師。

美猴王正喜間，忽對眾說道：“汝等弓弩熟諳，兵器精通，奈我這口刀著實榔□左”木“右”康“，不遂我意，奈何？”四老猴上前啓奏道：“大王乃是仙聖，凡兵是不堪用；但不知大王水裏可能去得？”悟空道：“我自聞道之後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；筋鬥雲有莫大的神通；善能隱身遁身，起法攝法；上天有路，入地有門；步日月無影，入金石無礙；水不能溺，火不能焚。那些兒去不得？”四猴道：“大王既有此神通，我們這鐵板橋下，水通東海龍宮。大王若肯下去，尋著老龍王，問他要件甚麼兵器，卻不趁心？”悟空聞言甚喜道：“等我去來。”

好猴王，跳至橋頭，使一個閉水法，撚著訣，撲的鑽入波中，分開水路，徑入東洋海底。正行間，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，擋住問道：“那推水來的，是何神聖？說個明白，好通報迎接。”悟空道：“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，是你老龍王的緊鄰，爲何不識？”那夜叉聽說，急轉水晶宮傳報導：“大王，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，口稱是大王緊鄰，將到宮也。”東海龍王敖廣即忙起身，與龍子、龍孫、蝦兵、蟹將出宮迎道：“上仙請進，請進。”直至宮裏相見，上坐獻茶畢，問道：“上仙幾時得道，授何仙術？”悟空道：“我自生身之後，出家修行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。近因教演兒孫，守護山洞，奈何沒件兵器，久聞賢鄰享樂瑤宮貝闕，必有多餘神器，特來告求一件。”龍王見說，不好推辭，即著鯁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。悟空道：“老孫不會使刀，乞另賜一件。”龍王又著鯁大尉，領鱗力士，抬出一捍九股叉來。悟空跳下來，接在手中，使了一路，放下道：“輕！輕！輕！又不趁手！再乞另賜一件。”龍王笑道：“上仙，你不看看。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！”悟空道：“不趁手！不趁手！”龍王心中恐懼，又著□左“魚”右“便”提督、鯉總兵抬出一柄畫杆方天戟，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。悟空見了，跑近前接在手中，丟幾個架子，撒兩個解數，插在中間道：“也還輕！輕！輕！”老龍王一發怕道：“上仙，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，再沒甚麼兵器了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古人雲：‘愁海龍王沒寶哩！’你再去尋尋看。若有可意的，一一奉價。”龍王道：“委的再無。”

正說處，後面閃過龍婆、龍女道：“大王，觀看此聖，決非猩。我們這海藏中，那一塊天河底的神珍鐵，這幾日霞光豔豔，瑞氣騰騰，敢莫是該出現，遇此聖也？”龍王道：“那是大禹治水之時，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。是一塊神鐵，能中何用？”龍婆道：“莫管他用不用，且送與他，憑他怎麼改造，送出宮門便了。”老龍王依言，盡向悟空說了。悟空道：“拿出來我看。”龍王搖手道：“扛不動！抬不動！須上仙親去看看。”悟空道：“在何處？你引我去。”龍王果引導至海藏中間，忽見金光萬道。龍王指定道：“那放光的便是。”悟空撩衣上前，摸了一把，乃是一根鐵柱子，約有鬥來粗，二丈有餘長。他盡力兩手撾過道：“忒粗忒長些！再短細些方可用。”說畢，那寶貝就短了幾尺，細了一圍。悟空又顛一顛道：“再細些更好！”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。悟空十分歡喜，拿出海藏看時，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，中間乃一段烏鐵；緊挨箍有鐫成的一行字，喚做“如意金箍棒”，重一萬三千五百斤。心中暗喜道：“想必這寶貝如人意！”一邊走，一邊心思口念，手顛著道：“再短細些更妙！”拿出外面，只有二丈長短，碗口粗細。

你看他弄神通，丟開解數，打轉水晶宮裏。唬得老龍王膽戰心驚，小龍子魂飛魄散；龜鱉鼉鼉皆縮頸，魚蝦鼈蟹盡藏頭。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，坐在水晶宮殿上。對龍王笑道：“多謝賢鄰厚意。”龍王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悟空道：“這塊鐵雖然好用，還有一說。”龍王道：“上仙還有甚說？”悟空道：“當時若無此鐵，倒也罷了；如今手中既拿著他，身上無衣服相趁，奈何？你這裏若有披掛，索性送我一件，一總奉謝。”龍王道：“這個卻是沒有。”悟空道：“‘一客不犯二主。’若沒有，我也定不出此門。”龍王道：“煩上仙再轉一海，或者有之。”悟空又道：“‘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’千萬告求一件。”龍王道：“委的沒有；如有即當奉承。”悟空道：“真個沒有，就和你試試此鐵！”龍王慌了道：“上仙，切莫動手！切莫動手！待我看舍弟處可有，當送一副。”悟空道：“令弟何在？”龍王道：“舍弟乃南海龍王敖欽、北海龍王敖順、西海龍王敖閏是也。”悟空道：“我老孫不去！不去！俗語謂‘除三不敵見二’，只望你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。”老龍道：“不須上仙去。我這裏有一面鐵鼓，一口金鐘，凡有緊急事，擂得鼓響，撞得鍾鳴，舍弟們就頃刻而至。”悟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快些去擂鼓撞鐘！”真個那鼉將便去撞鐘，鱉帥即來擂鼓。

少時，鐘鼓響處，果然驚動那三海龍王，須臾來到，一齊在外面會著，敖欽道：“大哥，有甚緊事，擂鼓撞鐘？”老龍道：“賢弟！不好說！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人，早間來認我做鄰居，後來要求一件兵器，獻鋼叉嫌小，奉畫戟嫌輕。將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，自己拿出手，丟了些解數。如今坐在宮中，又要索甚麼披掛。我處無有，故響鍾鳴鼓，請賢弟來。你們可有甚麼披掛，送他一副，打發出門去罷了。”敖欽聞言，大怒道：“我兄弟們，點起兵，拿他

不是！”老龍道：“莫說拿！那塊鐵，挽著些兒就死，磕著些兒就亡，挨挨皮兒破，擦擦兒筋傷！”西海龍王敖閏說：“二哥不可與他動手；且只湊副披掛與他，打發他出了門，啓表奏上上天，天自誅也。”北海龍王敖順道：“說的是。我這裏有一雙藕絲步雲履哩。”西海龍王敖閏道：“我帶了一副鎖子黃金甲哩。”南海龍王敖欽道：“我有一頂鳳翅紫金冠哩。”老龍大喜，引入水晶宮相見了，以此奉上。悟空將金冠、金甲、雲履那穿戴停當，使動如意棒，一路打出去，對眾龍道：“聒噪！聒噪！”四海龍王甚是不平，一邊商議進表上奏不題。

你看這猴王，分開水道，徑回鐵板橋頭，攬將上去，只見四個老猴，領著眾猴：都在橋邊等待。忽然見悟空跳出波外，身上更無一點水濕，金燦燦的，走上橋來。唬得眾猴一齊跪下道：“大王，好華彩耶！好華彩耶！”悟空滿面春風，高登寶座，將鐵棒豎在當中。那些猴不知好歹，都來拿那寶貝，卻便似蜻蜓撼鐵樹，分毫也不能禁動。一個個咬指伸舌道：“爺爺呀！這般重，虧你怎的拿來也！”悟空近前，舒開手，一把搥起，對眾笑道：“物各有主。這寶貝鎮于海藏中，也不知幾千百年，可哥的今歲放光。龍王只認做是塊黑鐵，又喚做天河鎮底神珍。那廝每都扛不動，請我親去拿之。那時此寶有二丈多長，鬥來粗細；被我搥他一把，意思嫌大，他就少了許多；再教小些，他又小了許多；再教小些，他又小了許多；急對天光看處，上有一行字，乃‘如意金箍棒，一萬三千五百斤。’你都站開，等我再叫他變一變看。”他將那寶貝顛在手中，叫：“小！小！小！”即時就小做一個繡花針兒相似，可以塞在耳朵裏面藏下。眾猴駭然，叫道：“大王！還拿出來耍耍！”猴王真個去耳朵裏拿出，托放掌上叫：“大！大！大！”即又大做鬥來粗細，二丈長短。他弄到歡喜處，跳上橋，走出洞外，將寶貝攥在手中，使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，把腰一躬，叫聲“長！”他就長的高萬丈，頭如泰山，腰如峻嶺，眼如閃電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劍戟；手中那棒，上抵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層地獄，把些虎豹狼蟲，滿山群怪，七十二洞妖王，都唬得磕頭拜禮，戰兢兢魄散魂飛。霎時收了法像，將寶貝還變做個繡花針兒，藏在耳內，複歸洞府。慌得那各洞妖王，都來參賀。

此時遂大開旗鼓，響振銅鑼。廣設珍饈百味，滿斟椰液萄漿，與眾飲宴多時。卻又依前教演。猴王將那四個老猴封為健將；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、流二元帥；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、芭二將軍。將那安營下寨，賞罰諸事，都付與四健將維持。他放下心，日逐騰雲駕霧，遨遊四海，行樂千山。施武藝，遍訪英豪；弄神通，廣交賢友。此時又會了個七弟兄，乃牛魔王、蛟魔王、鵬魔王、獅駝王、獼猴王、左“反犬”右“禺”左“反犬”右“戎”王，連自家美猴王七個。日逐講文論武，走音“甲”，字形上“二口”（“哭”頭）、中“秃寶蓋”（“冠”頭）、下“鬥”，古時酒器傳觴，弦歌吹舞，朝去暮回，無般兒不樂。把那個萬里之遙，只當庭闈之路，所謂點頭徑過三千里，扭腰八

百有餘程。

一日，在本洞分付四健將安排筵宴，請六王赴飲，殺牛宰馬，祭天享地，著眾怪跳舞歡歌，俱吃得酩酊大醉。送六王出去，卻又賞勞大小頭目，倚在鐵板橋邊松陰之下，霎時間睡著。四健將領眾圍護，不敢高聲。只見那美猴王睡裏見兩人拿一張批文，上有“孫悟空”三字，走近身，不容分說，套上繩，就把美猴王的魂靈兒索了去，踉踉蹌蹌，直帶到一座城邊。猴王漸覺酒醒，忽抬頭觀看，那城上有一鐵牌，牌上有三個大字，乃“幽冥界”。美猴王頓然醒悟道：“幽冥界乃閻王所居，何為到此？”那兩人道：“你今陽壽該終，我兩人領批，勾你來也。”猴王聽說，道：“我老孫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已不伏他管轄，怎麼朦朧，又敢來勾我？”那兩個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，定要拖他進去。那猴王惱走性來，耳朵中掣出寶貝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；略舉手，把兩個勾死人打為肉醬。自解其索，丟開手，輪著棒，打入城中。唬得那牛頭鬼東躲西藏，馬面鬼南奔北跑，眾鬼卒奔上森羅殿，報著：“大王！禍事！禍事！外面一個毛臉雷公，打將來了！”

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來著；見他相貌兇惡，即排下班次，應聲高叫道：“上仙留名！上仙留名！”猴王道：“你既不認得我，怎麼差人來勾我？”十王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想是差人差了。”猴王道：“我本是花果山水簾洞天生聖人孫悟空。你等是甚麼官位？”十王躬身道：“我等是陰間天子十代冥王。”悟空道：“快報名來，免打！”十王道：“我等是秦廣王、初江王、宋帝王、忤官王、閻羅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卞城王、轉輪王。”悟空道：“汝等既登王位，乃靈顯感應之類，為何不知好歹？我老孫修仙了道，與天齊壽，超升三界之外，跳出五行之中，為何著人拘我？”十王道：“上仙息怒。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或是那勾死人錯走了也？”悟空道：“胡說！胡說！常言道：‘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’你快取生死簿子來我看！”十王聞言，即請上殿查看。

悟空執著如意棒，徑登森羅殿上，正中間南面坐上。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來查。那判官不敢怠慢，便到司房裏，捧出五六簿文書並十類簿子，逐一查看。裸蟲、毛蟲、羽蟲、昆蟲、鱗介之屬，俱無他名。又看到猴屬之類，原來這猴似人相，不入人名；似裸蟲，不居國界；似走獸，不伏麒麟管；似飛禽，不受鳳凰轄。另有個簿子，悟空親自檢閱，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號上，方注著孫悟空名字，乃天產石猴，該壽三百四十二歲，善終。悟空道：“我也不記壽數幾何，且只消了名字便罷！取筆過來！”那判官慌忙捧筆，飽搥濃墨。悟空拿過簿子，把猴屬之類，但有名者，一概勾之。□左“提手”右“卒”下簿子道：“了帳！了帳！今番不伏你管了！”一路棒，打出幽冥界。那十王不敢相近，都去翠雲宮，同拜地藏王菩薩，商量啓表，奏聞上天，不在話下。

這猴王打出城中，忽然絆著一個草疙瘩，跌了個□左“足”右“龍”踵，猛的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才覺伸腰，只聞得四健將與眾猴高叫道：“大王，吃了多少酒，睡這一夜，還不醒來？”悟空道：“睡還惺，我夢見兩個人，來此勾我，把我帶到幽冥界城門之外，卻才醒悟，是我顯神通，直嚷到森羅殿，與那十王爭吵，將我們的生死簿看了，但有我等名號，俱是我勾了，都不伏那廝所轄也。”眾猴磕頭禮謝。自此，山猴都有不老者，以陰司無名故也。美猴王言畢前事，四健將報知各洞妖王，都來賀喜。不幾日，六個義兄弟，又來拜賀；一聞銷名之故，又個個歡喜，每日聚樂不提。

卻表啓那個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一日，駕坐金闕雲宮靈霄寶殿，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際，忽有邱弘濟真人啓奏道：“萬歲，通明殿外，有東海龍王敖廣進表，聽天尊宣詔。”玉皇傳旨：著宣來。敖廣宣至靈霄殿下，禮拜畢。旁有引奏仙童，接上表文。玉皇從頭看過。表曰：

“水元下界東勝神洲東海小龍臣敖廣啓奏大天聖主玄穹高上帝君：近因花果山生、水簾洞住妖仙孫悟空者，欺虐小龍，強坐水宅，索兵器，施法施威；要披掛，騁凶騁勢。驚傷水族，唬走龜鼉。南海龍戰戰兢兢；西海龍淒淒慘慘；北海龍縮首歸降；臣敖廣舒身下拜。獻神珍之鐵棒，鳳翅之金冠，與那鎖子甲、步雲履，以禮送出。他仍弄武藝，

顯神通，但雲‘聒噪！聒噪！’果然無敵，甚為難制，臣今啓奏，伏望聖裁。懇乞天兵，收此妖孽，庶使海岳清寧，下元安泰。奉奏。”聖帝覽畢，傳旨：“著龍神回海，朕即遣將擒拿。”老龍王頓首謝去。下麵又有葛仙翁天師啓奏道：“萬歲，有冥司秦廣王齋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表文進上。”旁有傳言玉女，接上表文，玉皇亦從頭看過。表曰：

“幽冥境界，乃地之陰司。天有神而地有鬼，陰陽轉輪；禽有生而獸有死，反復雌雄。生生化化，孕女成男，此自然之數，不能易也。今有花果山水簾洞天產妖猴孫悟空，逞強行凶，不服拘喚。弄神通，打絕九幽鬼使；恃勢力，驚傷十代慈王。大鬧羅森，強銷名號。致使猴屬之類無拘，獼猴之畜多壽；寂滅輪回，各無生死。貧僧具表，冒瀆天威。伏乞調遣神兵，收降此妖，整理陰陽，永安地府。謹奏。”玉皇覽畢，傳旨：“著冥君回歸地府，朕即遣將擒拿。”秦廣王亦頓首謝去。

大天尊宣眾文武仙卿，問曰：“這妖猴是幾年生育，何代出生，卻就這般有道？”一言未已，班中閃出千里眼、順風耳道：“這猴乃三百年前天產石猴。當時不以爲然，不知這幾年在何方修煉成仙，降龍伏虎，強銷死籍也。”玉帝道：“那路神將下界收伏？”言未已，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，俯首啓奏道：“上

聖三界中，凡有九竅者，皆可修仙。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，日月孕就之身，他也頂天履地，服露餐霞；今既修成仙道，有降龍伏虎之能，與人何以異哉？臣啓陛下，可念生化之慈恩，降一道招安聖旨，把他宣來上屆，授他一個大小官職，與他籍名在□上“竹”下“錄”；後以“錄”替之。拘束此間，若受天命，後再升賞；若違天命，就此擒拿。一則不動眾勞師，二則收仙有道也。”玉帝聞言甚喜，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著文曲星官修詔，著太白金星招安。

金星領了旨，出南天門外，按下祥雲，直至花果山水簾洞。對眾小猴道：“我乃天差天使，有聖旨在此，請你大王上屆，快快報知！”洞外小猴，一層層傳至洞天深處，道：“大王，外面有一老人，背著一角文書，言是上天差來的天使，有聖旨請你也。”美猴王聽得大喜，道：“我這兩日，正思量要上天走走，卻就有天使來請。”叫：“快請進來！”猴王急整衣冠，門外迎接。金星徑入當中，面南立定道：“我是西方太白金星，奉玉帝招安聖旨，下界請你上天，拜受仙錄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多感老星降臨。”教：“小的們！安排筵宴款待。”金星道：“聖旨在身，不敢久留；就請大王同往，待榮遷之後，再從容敘也。”悟空道：“承光顧，空退U退！”即喚四健將，分付：“謹慎教演兒孫，待我上天去看看路，卻好帶你們上去同居住也。”四健將領諾。這猴王與金星縱起雲頭，升在空霄之上，正是那：高遷上品天仙位，名列雲班寶錄中。畢竟不知授個甚麼官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

那太白金星與美猴王，同出了洞天深處，一齊駕雲而起。原來悟空筋斗雲比眾不同，十分快疾，把個金星撇在腦後，先至南天門外。正欲收雲前進，被增長天王領著龐、劉、苟、畢、鄧、辛、張、陶，一路大力天丁，槍刀劍戟，擋住天門，不肯放進。猴王道：“這個金星老兒，乃奸詐之徒！既請老孫，如何教人動刀動槍，阻塞門路？”正嚷間，金星倏到。悟空就覷面發狠道：“你這老兒，怎麼哄我？被你說奉玉帝招安旨意來請，卻怎麼教這些人阻住天門，不放老孫進去？”金星笑道：“大王息怒。你自來未曾到此天堂，卻又無名，眾天丁又與你素不相識，他怎肯放你擅入？等如今見了天尊，授了仙錄，注了官名，向後隨你出入，誰複擋也？”悟空道：“這等說，也罷，我不進去了。”金星又用手扯住道：“你還同我進去。”

將近天門，金星高叫道：“那天門天將，大小吏兵，放開路者。此乃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聖旨，宣他來也。”這增長天王與眾天丁斂兵退避。猴王始信其言。同金星緩步入裏觀看。真個是：

初登上界，乍入天堂。金光萬道滾紅霓，瑞氣千條噴紫霧。只見那南天門，碧沉沉，琉璃造就；明幌幌，寶玉妝成。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，一員員頂梁靠柱，持銑擁旄；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人，一個個執戟懸鞭，持刀仗劍。外廂猶可，入內驚人：裏壁廂有幾根大柱，柱上纏繞著金鱗耀日赤須龍；又有幾座長橋，橋上盤旋著彩羽凌空丹頂鳳。

明霞幌幌映天光，碧霧濛濛遮門口。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，乃遣雲宮、毗沙宮、五明宮、太陽宮、花藥宮、……一宮宮脊吞金穩獸；又有七十二重寶殿，乃朝會殿、凌虛殿、寶光殿、天王殿、靈官殿、……一殿殿柱列玉麒麟。壽星臺上，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；煉藥爐邊，有萬萬載常青的繡草。又至那朝聖樓前，絳紗衣，星辰燦爛；芙蓉冠，金壁輝煌。玉簪珠履，紫綬金章。金鐘撞動，三曹神表進丹墀；天鼓鳴時，萬聖朝王參玉帝。又至那靈霄寶殿，金釘攢玉戶，彩鳳舞朱門。

複道回廊，處處玲瓏剔透；三簷四簇，層層龍鳳翱翔。上面有個紫巍

巍，明幌幌，圓丟丟，亮灼灼，大金葫蘆頂；下麵有天妃懸掌扇，玉

女捧仙巾。惡狠狠，掌朝的天將；氣昂昂，護駕的仙卿。正中間，琉

璃盤內，放許多重重疊疊太乙丹；瑪瑙瓶中，插幾枝彎彎曲曲珊瑚樹。

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，世上如他件件無。金闕銀鑾並紫府，琪花瑤草

暨瓊葩。朝王玉兔壇邊過，參聖金烏著底飛。猴王有分來天境，不墮

人間點污泥。

太白金星，領著美猴王，到於靈霄殿外。不等宣詔，直至御前，朝上禮拜。悟空挺身在旁，且不朝禮，但側耳以聽金星啓奏。金星奏道：“臣領聖旨，已宣妖仙到了。”玉帝垂簾問曰：“那個是妖仙？”悟空卻才躬身答道：“老孫便是！”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：“這個野猴！怎麼不拜伏參見，輒敢這等答應道：‘老孫便是！’卻該死了！該死了！”玉帝傳旨道：“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，初得人身，不知朝禮，且姑恕罪。”眾仙卿叫聲“謝恩！”猴王卻才朝上唱個大喏。玉帝宣文選武選仙卿，看那處少甚官職，著孫悟空去除授。旁邊轉過武曲星君，啓奏道：“天宮裏各宮各殿，各方各處，都不少官，只是禦馬監缺個正堂管事。”玉帝傳旨道：“就除他做個‘弼馬溫’罷。”眾臣叫謝恩，他也只朝上唱個大喏。玉帝又差木德星君送他去禦馬監到任。

當時猴王歡歡喜喜，與木德星官徑去到任。事畢，木德星官回宮。他在監裏，會聚了監丞、監副、典簿、力士，大小官員人等，查明本監事務，止有天馬千匹。乃是：

驊騮騏驎，〔馬錄〕〔馬耳〕織離；龍媒紫燕，挾翼〔馬肅〕〔馬霜〕；
□以“馬”旁替“訣”之“言”旁〔馬是〕銀〔馬曷〕，〔馬要〕□以“馬”
替“裏”之“果”飛黃；□以“馬”旁替“啣”之“口”旁〔馬餘〕翻羽，赤
兔超光；逾輝彌景，騰霧勝黃；追風絕地，飛翻奔霄；逸飄赤電，銅爵浮雲；
驄瓏虎〔馬刺〕，絕塵紫鱗；四極大宛，八駿九逸，千里絕群：——此等良馬，
一個個，嘶風逐電精神壯，踏霧登雲氣力長。

這猴王查看了文簿，點明了馬數。本監中典簿管征備草料；力士官管刷洗馬匹、紮草、飲水、煮料；監丞、監副輔佐催辦；弼馬晝夜不睡，滋養馬匹。日間舞弄猶可，夜間看管殷勤，但是馬睡的，趕起來吃草；走的捉將來靠槽。那些天馬見了他，泯耳攢蹄，倒養得肉膘肥滿。不覺的半月有餘，一朝閒暇，眾監官都安排酒席，一則與他接風，二則與他賀喜。

正在歡飲之間，猴王忽停杯問曰：“我這‘弼馬溫’是個甚麼官銜？”眾曰：“官名就是此了。”又問：“此官是個幾品？”眾道：“沒有品從。”猴

王道：“沒品，想是大之極也。”眾道：“不大，不大，只喚做‘未入流’。”猴王道：“怎麼叫做‘未入流’？”眾道：“末等。這樣官兒，最低最小，只可與他看馬。似堂尊到任之後，這等殷勤，喂得馬肥，只落得道聲‘好’字，如稍有些口音‘汪’，字形以‘王’替‘尪’之‘介’贏，還要見責；再十分傷損，還要罰贖問罪。”猴王聞此，不覺心頭火起，咬牙大怒道：“這般藐視老孫！老孫在花果山，稱王稱祖，怎麼哄我來替他養馬？養馬者，乃後生小輩，下賤之役，豈是待我的？不做他！不做他！我將去也！”忽喇的一聲，把公案推倒，耳中取出寶貝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一路解數，直打出禦馬監，徑至南天門。眾天丁知他受了仙錄，乃是個弼馬溫，不敢阻當，讓他打出天門去了。

須臾，按落雲頭，回至花果山上。只見那四健將與各洞妖王，在那裏操演兵卒。這猴王厲聲高叫道：“小的們！老孫來了！”一群猴都來叩頭，迎接進洞天深處，請猴王高登寶位，一壁廂辦酒接風都道：“恭喜大王，上界去十數年，想必得意榮歸也？”猴王道：“我才半月有餘，那裏有十數年？”眾猴道：“大王，你在天上，不覺時辰。天上一日，就是下界一年哩。請問大王，官居何職？”猴王搖手道：“不好說！不好說！活活的羞殺人！那玉帝不會用人，他見老孫這般模樣，封我做個甚麼‘弼馬溫’，原來是與他養馬，未入流品之類。我初到任時不知，只在禦馬監中頑耍。及今日問我同寮，始知是這等卑賤。老孫心中大惱，推倒席面，不受官銜，因此走下來了。”眾猴道：“來得好！來得好！大王在這福地洞天之處爲王，多少尊重快樂，怎麼肯去與他做馬夫？”教：“小的們！辦酒來，與大王釋悶。”

正飲酒歡會間，有人來報導：“大王，門外有兩個獨角鬼王，要見大王。”猴王道：“教他進來。”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，倒身下拜。美猴王問他：“你見我何干？”鬼王道：“久聞大王招賢，無由得見；今見大王授了天錄，得意榮歸，特獻赭黃袍一件，與大王稱慶。肯不棄鄙賤，收納小人，亦得效犬馬之勞。”猴王大喜，將赭黃袍穿起，眾等欣然排班朝拜，即將鬼王封爲前部總督先鋒。鬼王謝恩畢，複啓道：“大王在天許久，所授何職？”猴王道：“玉帝輕賢，封我做個甚麼‘弼馬溫’！”鬼王聽言，又奏道：“大王有此神通，如何與他養馬？就做個‘齊天大聖’，有何不可？”猴王聞說，歡喜不勝，連道幾個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教四健將：“就替我快置個旌旗，旗上寫‘齊天大聖’四大字，立竿張掛。自此以後，只稱我爲齊天大聖，不許再稱大王。亦可傳與各洞妖王，一體知悉。”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玉帝次日設朝，只見張天師引禦馬監監丞、監副在丹墀下拜奏道：“萬歲，新任弼馬溫孫悟空，因嫌官小，昨日反下天宮去了。”正說間，又見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眾天丁，亦奏道：“弼馬溫不知何故，走出天門去了。”玉帝聞言，即傳旨：“著兩路神元，各歸本職，朕遣天兵，擒拿此怪。”班部

中閃上托塔李天王與哪吒三太子，越班奏上道：“萬歲，微臣不才，請旨降此妖怪。”玉帝大喜，即封托塔天王李靖為降魔大元帥，哪吒三太子為三壇海會大神，即刻興師下界。

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，徑至本宮，點起三軍，帥眾頭目，著巨靈神為先鋒，魚肚將掠後，藥叉將催兵。一霎時出南天門外，徑來到花果山。選平陽處安了營寨，傳令教巨靈神挑戰。巨靈神得令，結束整齊，輪著宣花斧，到了水簾洞外。只見寫門外，許多妖魔，都是些狼蟲虎豹之類，丫丫叉叉，輪槍舞劍，在那裏跳鬥咆哮。這巨靈神喝道：“那業畜！早去報與弼馬溫知道，吾乃上天大將，奉玉帝旨意，到此收伏；教他早早出來受降，免致汝等皆傷殘也。”那些怪，奔奔波波，傳報洞中道：“禍事了！禍事了！”猴王問：“有甚禍事？”眾妖道：“門外有一員天將，口稱大聖官銜，道：奉玉帝聖旨，來此收伏；教早早出去受降，免傷我等性命。”猴王聽說，教：“取我披掛來！”就戴上紫金冠，貫上黃金甲，登上步雲鞋，手執如意金箍棒，領眾出門，擺開陣勢。這巨靈神睜睛觀看，真好猴王：

身穿金甲亮堂堂，頭戴金冠光映映。手舉金箍棒一根，足踏雲鞋皆相稱。

一雙怪眼似明星，兩耳過肩查又硬。挺挺身才變化多，聲音響亮如鍾磬。

尖嘴咨牙弼馬溫，心高要做齊天聖。

巨靈神厲聲高叫道：“那潑猴！你認得我麼？”大聖聽言，急問道：“你是那路毛神，老孫不曾會你，你快報名來。”巨靈神道：“我把你那欺心的猢猻！你是認不得我！我乃高上神靈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鋒，巨靈天將！今奉玉帝聖旨，到此收降你。你快卸了裝束，歸順天恩，免得這滿山諸畜遭誅；若道半個‘不’字，教你頃刻化為齏粉！”猴王聽說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潑毛神，休誇大口，少弄長舌！我本待一棒打死你，恐無人去報信；且留你性命，快早回天，對玉皇說：他甚不用賢！老孫有無窮的本事，為何教我替他養馬？你看我這旌旗上字型大小。若依此字型大小升官，我就不動刀兵，自然的天地清泰；如若不依時間，就打上靈霄寶殿，教他龍床定坐不成！”這巨靈神聞此言，急睜睛迎風觀看，果見門外豎一高竿，竿上有旌旗一面，上寫著“齊天大聖”四大字。巨靈神冷笑三聲道：“這潑猴，這等不知人事，輒敢無狀，你就要做齊天大聖！好好的吃吾一斧！”劈頭就砍將去。那猴王正是會家不忙，將金箍棒應手相迎。這一場好殺：

棒名如意，斧號宣花。他兩個乍相逢，不知深淺；斧和棒，左右交加。一個暗藏神妙，一個大口稱誇。使動法，噴雲噀霧；展開手，播土揚沙。天將神

通就有道，猴王變化實無涯。棒舉卻如龍戲水，斧來猶似鳳穿花。巨靈名望傳天下，原來本事不如他；大聖輕輕輪鐵棒，著頭一下滿身麻。巨靈神抵敵他不住，被猴王劈頭一棒，慌忙將斧架隔，呵嘹的一聲，把個斧柄打做兩截，急撤身敗陣逃生。猴王笑道：“膿包！膿包！我已饒了你，你快去報信！去報信！”

巨靈神回至營門，徑見托塔天王，忙哈哈下跪道：“弼馬溫果是神通廣大！未將戰他不得，敗陣回來請罪。”李天王發怒道：“這廝銜吾銳氣，推出斬之！”旁邊閃出哪吒太子，拜告：“父王息怒，且宿靈之罪，待孩兒出師一遭，便知深淺。”天王聽諫，且教回營待罪管事。

這哪吒太子，甲冑齊整，跳出營盤，撞至水簾洞外。那悟空正來收兵，見哪吒來的勇猛。好太子：

總角才遮凶，披毛未蓋肩。神奇多敏悟，骨秀更清妍。誠為天上麒麟子，果是煙霞彩鳳仙。龍種自然非俗相，妙齡端不類塵凡。身帶六般神器械，飛騰變化廣無邊。今受玉皇金口詔，敕射海會號三壇。悟空迎近前來問曰：“你是誰家小哥？闖近吾門，有何事幹？”哪吒喝道：“潑妖猴！豈不認得我？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。今奉玉帝欽差，至此捉你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小太子，你的奶牙尚未退，胎毛尚未幹，怎敢說這般大話？我且留你的性命，不打你。你只看我旌旗上的是甚麼字型大小，拜上玉帝：是這般官銜，再也不須動眾，我自皈依；若是不遂我心，定要打上靈霄寶殿。”哪吒抬頭看處，乃“齊天大聖”四字。哪吒道：“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，就敢稱此名號！不要怕！吃吾一劍！”悟空道：“我只站下不動，任你砍幾劍罷。”那哪吒奮怒，大喝一聲，叫“變！”即變做三頭六臂，惡狠狠，手持著六般兵器，乃是斬妖劍、砍妖刀、縛妖索、降妖杵、繡球兒、火輪兒，丫丫叉叉，撲面打來。悟空見了，心驚道：“這小哥倒也會弄些手段！莫無禮，看我神通！”好大聖，喝聲“變”也變做三頭六臂；把金箍棒幌一幌，也變作三條；六隻手拿著三條棒架住。這撤，真是個地動山搖，好殺也：

六臂哪吒太子，天生美石猴王，相逢真對手，正遇本源流。那一個蒙差來下界，這一個欺心鬧鬥牛。斬妖寶劍鋒芒快，砍妖刀狠鬼神愁；縛妖索子如飛蟒，降妖大杵似狼頭；火輪掣電烘烘豔，往往來來滾繡球。大聖三條如意棒，前遮後擋運機謀。苦爭數合無高下，太子心中不肯休。把那六件兵器多教變，百千萬億照頭丟。猴王不懼呵呵笑，鐵棒翻騰自運籌。以一化千千化萬，滿空亂舞賽飛虬。唬得各洞妖王都閉戶，遍山鬼怪盡藏頭。神兵怒氣雲慘慘，金箍鐵棒響颼颼。那壁廂，天丁吶喊人人怕；這壁廂，猴怪搖旗個個憂。發狠兩家齊鬥勇，

不知那個剛強那個柔。三太子與悟空各騁神威，鬥了個三十回合。那太子六般兵器，變做千千萬萬；孫悟空金箍棒，變作萬萬千千。半空中似兩點流星，不分勝負。原來悟空手疾眼快，正在那混亂之時，他拔下一根毫毛，叫聲“變！”就變做他的本相，手挺著棒，演著哪吒；他的真身，卻一縱，趕至哪吒腦後，著左膊上一棒打來。哪吒正使法間，聽得棒頭風響，急躲閃時，不能措手，被他著了一下，負痛逃走；收了法，把六件兵器，依舊歸身，敗陣而回。

那陣上李天王早已看見，急欲提兵助戰。不覺太子倏至面前，戰兢兢報導：“父王！弼馬溫真個有本事！孩兒這般法力，也戰他不過，已被他打傷膊也。”天王大驚失色道：“這廝恁的神通，如何取勝？”太子道：“他洞門外豎一竿，旗上寫‘齊天大聖’四字，親口誇稱，教玉帝就封他做齊天大聖，萬事俱休；若還不是此號，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哩！”天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不要與他相持，且去上界，將此言回奏，再多遣天兵，圍捉這廝，未為遲也。”太子負痛，不能複戰，故同天王回天啓奏不題。

你看那猴王得勝歸山，那七十二洞妖王與那六弟兄，俱來賀喜。在洞天福地，飲樂無比。他卻對六弟兄說：“小弟既稱齊天大聖，你們亦可以大聖稱之。”內有牛魔王忽然高聲叫道：“賢弟言之有理，我即稱做個平天大聖。”蛟魔王道：“我稱覆海大聖。”鵬魔王道：“我稱混天大聖。”獅駝王道：“我稱移山大聖。”獼猴王道：“我稱通風大聖。”□左“反犬”右“禺”□左“反犬”右“戎”王道：“我稱驅神大聖。”此時七大聖自作自爲，自稱自號，耍樂一日，各散訖。

卻說那李天王與三太子領著眾將，直至靈霄殿。啓奏道：“臣等奉聖旨出師下界，收伏妖仙孫悟空，不期他神通廣大，不能取勝，仍望萬歲添兵剿除。”玉帝道：“諒一妖猴，有多少本事，還要添兵？”太子又近前奏道：“望萬歲赦臣死罪！那妖猴使一條鐵棒，先敗了巨靈神，又打傷臣臂膊。洞門外立一竿旗，上書‘齊天大聖’四字，道是封他這官職，即便休兵來投；若不是此官，還要打上靈霄寶殿也。”玉帝聞言，驚訝道：“這妖猴何敢這般狂妄！著眾將即刻誅之。”正說間，班部中又閃出太白金星，奏道：“那妖猴只知出言，不知大小。欲加兵與他爭鬥，想一時不能收伏，反又勞師。不若萬歲大舍恩慈，還降招安旨意，就教他做個齊天大聖。只是加他個空銜，有官無祿便了。”玉帝道：“怎麼喚做‘有官無祿’？”金星道：“名是齊天大聖，只不與他事管，不與他俸祿，且養在天壤之間，收他的邪心，使不生狂妄，庶乾坤安靖，海宇得清寧也。”玉帝聞言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命降了詔書，仍著金星領去。

金星復出南天門，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外觀看。這番比前不同，威風凜凜，殺氣森森，各樣妖精，無般不有。一個個都執劍拈槍，拿刀弄杖的，在那裏咆

哮跳躍。一見金星，皆上前動手。金星道：“那眾頭目來！累你去報你大聖知之。吾乃上帝遣來天使，有聖旨在此請他。”眾妖即跑入報導：“外面有一老者，他說是上界天使，有旨意請你。”悟空道：“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想是前番來的那太白金星。那次請我上界，雖是官爵不堪，卻也天上走了一次，認得那天門內外之路。今番又來，定有好意。”教眾頭目大開旗鼓，擺隊迎接。大聖即帶引群猴，頂冠貫甲，甲上罩了赭黃袍，足踏雲履，急出洞門，躬身施禮，高叫道：“老星請進，恕我失迎之罪。”

金星趨步向前，徑入洞內，面南立著道：“今告大聖，前者因大聖嫌惡官小，躲離禦馬監，當有本監中大小官員奏了玉帝。玉帝傳旨道：‘凡授官者，皆由卑而尊，為何嫌小？’即有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。不知大聖神通，故遭敗北，回天奏道：‘大聖立一竿旗，要做“齊天大聖”。’眾武將還要支吾，是老漢力為大聖冒罪奏聞，免興師旅，請大王授錄。玉帝准奏，因此來請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前番勤勞，今又蒙愛，多謝‘謝！但不知上天可有此‘齊天大聖’之官銜也？”金星道：“老漢以此銜奏准，方敢嶺旨而來；如有不遂，只坐罪老漢便是。”

悟空大喜，懇留飲宴不肯，遂與金星縱著祥雲，到南天門外。那些天丁天將，都拱手相迎。徑入靈霄殿下。金星拜奏道：“臣奉詔宣弼馬溫孫悟空已到。”玉帝道：“那孫悟空過來。今宣你做個‘齊天大聖’，官品極矣，但切不可胡為。”這猴亦止朝上唱個喏，道聲謝恩。玉帝即命工幹官——張、魯二班——在蟠桃園右首，起一座齊天大聖府，府內設個二司：一名安靜司，一名甯神司。司俱有仙吏，左右扶持。又差五鬥星君送悟空去到任，外賜禦酒二瓶，金花十朵，著他安心定志，再勿胡為。那猴王信受奉行，即日與五鬥星君到府，打開酒瓶，同眾盡飲。送星官回轉本宮，他才遂心滿意，喜地歡天，在於天宮快樂，無掛無礙。正是：仙名永注長生錄，不墮輪回萬古傳。畢竟不知向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反天宮諸神捉怪

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，更不知官銜品從，也不較俸祿高低，但只注名便了。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，早晚扶侍，只知日食三餐，夜眠一榻，無事牽縈，自由自在。閒時節會友游宮，交朋結義。見三清，稱個“老”字；逢四帝，道個“陛下”。與那九曜星、五方將、二十八宿、四大天王、十二元辰、五方五老、普天星相、河漢群神，俱只以弟兄相待，彼此稱呼。今日東遊，明日西蕩，雲去雲來，行蹤不定。

一日，玉帝早朝，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，俯身啓奏道：“今有齊天大聖，無事閒遊，結交天上眾星宿，不論高低，俱稱朋友。恐後閑中生事，不若與他一件事管，庶免別生事端。”玉帝聞言，即時宣詔。那猴王欣欣然而至，道：“陛下，詔老孫有何升賞？”玉帝道：“朕見你身閑無事，與你件執事。你且權管那蟠桃園，早晚好生在意。”大聖歡喜謝恩，朝上唱喏而退。

他等不得窮忙，即入蟠桃園內查勘。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，問道：“大聖何往？”大聖道：“吾奉玉帝點差，代管蟠桃園，今來查勘也。”那土地連忙施禮，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、運水力士、修桃力士、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，引他進去。但見那：

夭夭灼灼，顆顆株株。夭夭灼灼花盈樹，顆顆株株果壓枝。果壓枝頭

垂錦彈，花盈樹上簇胭脂。時開時結千年熟，無夏無冬萬載遲。先熟

的，酡顏醉臉；還生的，帶蒂青皮。凝煙肌帶綠，映日顯丹姿。樹下

奇葩並異卉，四時不謝色齊齊。左右樓臺並館舍，盤空常見罩雲霓。

不是玄都凡俗種，瑤池王母自栽培。大聖看玩多時，問土地道：“此樹有多少株數？”土地道：“有三千六百株：前面一千二百株，花微果小，三千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體健身輕。中間一千二百株，層花甘實，六千年一熟，人吃了霞舉飛升，長生不老。後面一千二百株，紫紋細核，九千年一熟，人吃了與天地齊壽，日月同庚。”大聖聞言，歡喜無任，當日查明了株數，點看了亭閣，回府。自此後，三五日一次賞玩，也不交友，也不他遊。

一日，見那老樹枝頭，桃熟大半，他心裏要吃個嘗新。奈何本園土地、力

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。忽設一計道：“汝等且出門外伺候，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。”那眾仙果退。只見那猴王脫了冠著服，爬上大樹，揀那熟透的大桃，摘了許多，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。吃了一飽，卻跳下來，簪冠著服，喚眾等儀從回府。遲三二日，又去設法偷桃，盡他享用。

一朝，王母娘娘設宴，大開寶閣，瑤池中做“蟠桃勝會”，即著那紅衣仙女、素衣仙女、青衣仙女、皂衣仙女、紫衣仙女、黃衣仙女、綠衣仙女，各頂花籃，去蟠桃園摘桃建會。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，只見蟠桃園土地、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，都在那裏把門。仙女近前道：“我等奉王母懿旨，到此攜桃設宴。”土地道：“仙娥且住。今歲不比往年了，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，須是報大聖得知，方敢開園。”仙女道：“大聖何在？”土地道：“大聖在園內，因困倦，自家在亭子上睡哩。”仙女道：“既如此，尋他去來，不可延誤。”土地即與同進。尋至花亭不見，只有衣冠在亭，不知何往。四下裏都沒尋處。原來大聖耍了一會，吃了幾個桃子，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，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著了。七衣仙女道：“我等奉旨前來，尋不見大聖，怎敢空回？”旁有仙吏道：“仙娥既奉旨來，不必遲疑。我大聖閒遊慣了，想是出園會友去了。汝等且去摘桃，我們替你回話便是。”那仙女依言，入樹林之下摘桃。先在前樹摘了二籃，又在中樹摘了三籃；到後樹上摘取，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，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。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。七仙女張望東西，只見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。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，紅衣女摘了，卻將枝子望上一放。原來那大聖變化了，正睡在此枝，被他驚醒。大聖即現本相，耳朵內掣出金箍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咄的一聲道：“你是那方怪物，敢大膽偷摘我桃！”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：“大聖息怒。我等不是妖怪，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，摘取仙桃，大開寶閣，做‘蟠桃勝會’。適至此間，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，尋大聖不見。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，是以等不得大聖，故先在此摘桃，萬望恕罪。”大聖聞言，回嗔作喜道：“仙娥請起。王母開閣設宴，請的是誰？”仙女道：“上會自有舊規。請的是西天佛老、菩薩、羅漢，南方南極觀音，東方崇恩聖帝，十洲三島仙翁，北方北極玄靈，中央黃極黃角大仙，這個是五方五老。還有五鬥星君，上八洞三清、四帝、太乙天仙等眾，中八洞玉皇、九壘、海岳神仙，下八洞幽冥教主、注世地仙。各宮各殿大小尊神，俱一齊赴蟠桃嘉會。”大聖笑道：“可請我麼？”仙女說：“不曾聽得說。”大聖道：“我乃齊天大聖，就請我老孫做個尊席，有何不可？”仙女道：“此是上會會規，今會不知如何。”大聖道：“此言也是，難怪汝等。你且立下，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，看可請老孫不請。”

好大聖，撚著訣，念聲咒語，對眾仙女道：“住！住！住！”這原來是個定身法，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□□字形以“目”旁替“棱”之“木”旁睜睜，白著眼，都站在桃樹之下。大聖縱朵祥雲，跳出園內，竟奔瑤池路上而去。正

行時，只見那壁廂：

一天瑞靄光搖曳，五色祥雲飛不絕。白鶴聲鳴振九皋，紫芝色秀分千葉。

中間現出一尊仙，相貌天然丰采別。神舞虹霓幌漢霄，腰懸寶錄無生滅。

名稱赤腳大羅仙，特赴蟠桃添壽節。那赤腳大仙覲面撞見大聖，大聖低頭定計，賺哄真仙，他要暗去赴會，卻問：“老道何往？”大仙道：“蒙王母見招，去赴蟠桃嘉會。”大聖道：“老道不知。玉帝因老孫筋斗雲疾，著老孫五路邀請列位，先至通明殿下演禮，後方去赴宴。”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，就以他的誑語作真。道：“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，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，方去瑤池赴會？”無奈，只得撥轉祥雲，徑往通明殿去了。

大聖駕著雲，念聲咒語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，前奔瑤池。不多時，直至寶閣，按住雲頭，輕輕移步，走入裏面。只見那裏：

瓊香繚繞，瑞靄繽紛，瑤台鋪彩結，寶閣散氤氳。鳳翥鸞騰形縹緲，

金花玉萼影浮沉。上排著九鳳丹霞□，八寶紫霓墩。五彩描金桌，千

花碧玉盆。桌上有龍肝和鳳髓，熊掌與猩唇。珍饈百味般般美，異果

嘉肴色色新。□：字形以“衣”替“戾”之“犬”。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，卻還未有仙來。這大聖點看不盡，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；忽轉頭，見右壁廂長廊之下，有幾個造酒的仙官，盤糟的力士，領幾個運水的道人，燒火的童子，在那裏洗缸刷甕，已造成了玉液瓊漿，香醪佳釀。大聖止不宗角流涎，就要去吃，奈何那些人都在這裏。他就弄個神通，把毫毛拔下幾根，丟入口中嚼碎，噴將出去，念聲咒語，叫“變！”即變做幾個瞌睡蟲，奔在眾人臉上。你看那夥人，手軟頭低，閉眉合眼，丟了執事，都去盹睡。大聖卻拿了些百味珍饈，佳餚異品，走入長廊裏面，就著缸，挨著甕，放開量，痛飲一番。吃勾了多時，□左“酉”右“毛”□以“酉”旁替“啣”之“口”旁醉了。自揣自摸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再過會，請的客來，卻不怪我？一時拿住，怎生是好？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。”

好大聖：搖搖擺擺，仗著酒，任情亂撞，一會把路差了；不是齊天府，卻是兜率天宮。一見了，頓然醒悟道：“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，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，如何錯到此間？——也罷！也罷！一向要來望此老，不曾得來，今趁此殘步，就望他一望也好。”即整衣撞進去，那裏不見老君，四無人跡。原

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陵丹臺上講道，眾仙童、仙將、仙官、仙吏，都侍立左右聽講。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，尋訪不遇，但見丹灶之旁，爐中有火。爐左右安放著五個葫蘆，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。大聖喜道：“此物乃仙家之至寶，老孫自了道以來，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，也要些金丹濟入，不期到家無暇；今日有緣，卻又撞著此物，趁老子不在，等我吃他幾丸嘗新。”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，就都吃了，如吃炒豆相似。

一時間丹滿酒醒，又自己揣度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這場禍，比天還大；若驚動玉帝，性命難存。走！走！走！不如下界爲王去也！”他就跑出兜率宮，不行舊路，從西天門，使個隱身法逃去。即按雲頭，回至花果山界。但見那旌旗閃灼，戈戟光輝，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，在那裏演習武藝。大聖高叫道：“小的們！我來也！”眾怪丟了器械，跪倒道：“大聖好寬心*下我等許久，不來相顧！”大聖道：“沒多時！沒多時！”且說且行，徑入洞天深處。四健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。俱道：“大聖在天這百十年，實受何職？”大聖笑道：“我記得才半年光景，怎麼就說百十年話？”健將道：“在天一日，即在下方一年也。”大聖道：“且喜這番玉帝相愛，果封做‘齊天大聖’，起一座齊天府，又設安靜、寧神二司，司設仙吏侍衛。向後見我無事，著我看管蟠桃園。近因王母娘娘設‘蟠桃大會’，未曾請我，是我不待他請，先赴瑤池，把他那仙品、仙酒，都是我偷吃了。走出瑤池，踉踉蹌蹌誤入老君宮闕，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。但恐玉帝見罪，方才走出天門來也。”

眾怪聞言大喜。即安排酒果接風，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，大聖喝了一口，即咨牙咧嘴道：“不好吃！不好吃！”崩、巴二將道：“大聖在天宮，吃了仙酒、仙肴，是以椰酒不甚美口。常言道：‘美不美，鄉中水。’”大聖道：“你們就是‘親不親，故鄉人。’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，見那長廊之下，有許多瓶罐，都是那玉液瓊漿。你們都不曾嘗著。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，你們各飲半杯，一個個也長生不老。”眾猴歡喜不勝。大聖即出洞門，又翻一筋斗，使個隱身法，徑至蟠桃會上。進瑤池宮闕，只見那幾個造酒、盤糟、運水、燒火的，還鼾睡未醒。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，兩手提了兩個，即撥轉雲頭回來，會眾猴在於洞中，就做個“仙酒會”，各飲了幾杯，快樂不題。

卻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，一周天方能解脫。各提花籃，回奏王母，說道：“齊天大聖使法術困住我等，故此來遲。”王母問道：“你等摘了多少蟠桃？”仙女道：“只有兩籃小桃，三籃中桃。至後面，大桃半個也無，想都是大聖偷吃了。及正尋間，不期大聖走將出來，行兇挖打，又問設宴請誰。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，他就定住我等，不知去向。只到如今，才得醒解回來。”

王母聞言，即去見玉帝，備陳前事。說不了，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，同仙官等來奏：“不知甚麼人，攪亂了‘蟠桃大會’，偷吃了玉液瓊漿，其八珍百味，亦俱偷吃了。”又有四個大天師來奏上：“太上道祖來了。”玉帝即同王母出迎。老君朝禮畢，道：“老道宮中，煉了些‘九轉金丹’，伺候陛下做‘丹元大會’，不期被賊偷去，特啓陛下知之。”玉帝見奏，悚懼。少時，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：“孫大聖不守執事，自昨日出遊，至今未轉，更不知去向。”玉帝又添疑思。只見那赤腳大仙又俯身奏道：“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，偶遇齊天大聖，對臣言萬歲有旨，著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，方去赴會。臣依他言語，即返至通明殿外，不見萬歲龍車鳳輦，又急來此俟候。”玉帝越發大驚道：“這廝假傳旨意，賺哄賢卿，快著糾察靈官緝訪這廝蹤跡！”

靈官領旨，即出殿遍訪盡得其詳細。回奏道：“攪亂天宮者，乃齊天大聖也。”又將前事盡訴一番。玉帝大惱。即差四大天王，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，點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、十二元辰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東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五嶽四瀆、普天星相，共十萬天兵，布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，去花果山圍困，定捉獲那廝處治。眾神即時興師，離了天宮。這一去，但見那：

黃風滾滾遮天暗，紫霧騰騰罩地昏。只為妖猴欺上帝，致令眾聖降凡

塵。四大天王，五方揭諦：四大天王權總制，五方揭諦調多兵。李托

塔中軍掌號，惡哪吒前部先鋒。羅猴星為頭檢點，計都星隨後崢嶸。

太陰星精神抖擻，太陽星照耀分明。五行星偏能豪傑，九曜星最喜相

爭。元辰星子午卯酉，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。五瘟五嶽東西擺，六丁

六甲左右行。四瀆龍神分上下，二十八宿密層層。角亢氐房為總領，

奎婁胃昂慣翻騰。鬥牛女虛危室壁，心尾箕星個個能，井鬼柳星張翼

軫，輪槍舞劍顯威靈。停雲降霧臨凡世，花果山前紮下營。

詩曰：

天產猴王變化多，偷丹偷酒樂山窩。

只因攪亂蟠桃會，十萬天兵布網羅。

當時李天王傳了令，著眾天兵紮了營，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。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羅地網，先差九曜惡星出戰。九曜即提兵徑至洞外，只見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躍頑耍。星官厲聲高叫道：“那小妖！你那大聖在那裏？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，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。教他快快來歸降；若道半個‘不’字，教汝等一概遭誅！”那小妖慌忙傳入道：“大聖，禍事了！禍事了！外面有九個凶神，口稱上界來的天神，收降大聖。”

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，並四健將分飲仙酒，一聞此報，公然不理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管門前是與非！”說不了，一起小妖又跳來道：“那九個凶神，惡言潑語，在門前罵戰哩！”大聖笑道：“莫睬他。‘詩酒且圖今日樂，功名休問幾時成。’”說猶未了，又一起小妖來報：“爺爺！那九個凶神已把門打破了，殺進來也！”大聖怒道：“這潑毛神，老大無禮！本來不與他計較，如何上門來欺我？”即命獨角鬼王，領帥七十二洞妖王出陣，老孫領四健將隨後。那鬼王疾帥妖兵，出門迎敵，卻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，抵住在鐵板橋頭，莫能得出。

正嚷間，大聖到了。叫一聲“開路！”掣開鐵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丈二長短，丟開架子，打將出來。九曜星那個敢抵，一時打退。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：“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！你犯了十惡之罪，先偷桃，後偷酒，攪亂了蟠桃大會，又竊了老君仙丹，又將禦酒偷來此處享樂。你罪上加罪，豈不知之？”大聖笑道：“這幾樁事，實有！實有！但如今你怎麼？”九曜星道：“吾奉玉帝金旨，帥眾到此收降你，快早皈依！免教這些生靈納命。不然，就屣平了此山，掀翻了此洞也！”大聖大怒道：“量你這些毛神，有何法力，敢出浪言，不要走，請吃老孫一棒！”這九曜星一齊踴躍。那美猴王不懼分毫，輪起金箍棒，左遮右擋，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，一個個倒拖器械，敗陣而走，急入中軍帳下，對托塔天王道：“那猴王果十分驍勇！我等戰他不過，敗陣來了。”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，一路出師來鬥。大聖也公然不懼，調出獨角鬼王、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，于洞門外列成陣勢。你看這場混戰，好驚人也：

寒風颯颯，怪霧陰陰。那壁廊旌旗飛彩，這壁廂戈戟生輝。滾滾盔明，

層層甲亮。滾滾盔明映太陽，如撞天的銀磬；層層甲亮砌岩崖，似壓

地的冰山。大捍刀，飛雲掣電，楮白槍，度霧穿雲。方天戟，虎眼鞭，

麻林擺列；青銅劍，四明鎗，密樹排陣。彎弓硬弩雕翎箭，短棍蛇矛

挾了魂。大聖一條如意棒，翻來覆去戰天神。殺得那空中無鳥過，山

內虎狼奔。揚砂走石乾坤黑，播土飛塵宇宙昏。只聽兵兵撲撲驚天地，

煞煞威威振鬼神。這一場自辰時佈陣，混殺到日落西山。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怪，盡被眾天神捉拿去了，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群猴，深藏在水簾洞底。這大聖一條棒，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、哪吒太子，俱在半空中，一一殺勾多時，大聖見天色將晚，即拉毫毛一把，丟在口中，嚼將出去，叫聲“變！”就變了千百個大聖，都使的是金箍棒，打退了哪吒太子，戰敗了五個天王。

大聖得勝，收了毫毛，急轉身回洞，早又見鐵板橋頭，四個健將，領眾叩迎那大聖，哽哽咽咽大哭三聲，又唏唏哈哈大笑三聲。大聖道：“汝等見了我，又哭又笑，何也？”四健將道：“今早帥眾將與天王交戰，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，盡被眾神捉了，我等逃生，故此該哭。這見大聖得勝回來，未曾傷損，故此該笑。”大聖道：“勝負乃兵家之常。古人雲：‘殺人一萬，自損三千。’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、豹、狼蟲、獾獐、狐貉之類，我同類者未傷一個，何須煩惱？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，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腳下。我等且緊緊防守，飽食一頓，安心睡覺，養養精神。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，拿這些天將，與眾報仇。”四將與眾猴將椰酒吃了幾碗，安心睡覺不題。

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，眾各報功：有拿住虎豹的，有拿住獅象的，有拿住狼蟲狐貉的，更不曾捉著一個猴精。當時果又安轅營，下大寨，賞勞了立功之將，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，個個提鈴喝號，圍困了花果山，專待明早大戰。各人得令，一處處謹守。此正是：妖猴作亂驚天地，布網張羅晝夜看。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小聖施威降大聖

且不言天神圍繞，大聖安歇。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，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，與大徒弟惠岸行者，同登寶閣瑤池，見那裏荒荒涼涼，席面殘亂；雖有幾位天仙，俱不就座，都在那裏亂紛紛講論。菩薩與眾仙相見畢，眾仙備言前事。菩薩道：“既無盛會，又不傳杯，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。”眾仙怡然隨往。至通明殿前，早有四大天師、赤腳大仙等眾俱在此，迎著菩薩，即道玉帝煩惱，調遣天兵，擒怪未回等因。菩薩道：“我要見見玉帝，煩為轉奏。”天師邱弘濟，即入靈霄寶殿，啟知宣入。時有太上老君在上，王母娘娘在後。

菩薩引眾同入裏面，與玉帝禮畢，又與老君、王母相見，各坐下。便問：“蟠桃盛會如何？”玉帝道：“每年請會，喜喜歡歡，今年被妖猴作亂，甚是虛邀也。”菩薩道：“妖猴是何出處？”玉帝道：“妖猴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。當時生出，即目運金光，射冲鬥府。始不介意，繼而成精，降龍伏虎，自削死籍。當有龍王、閻王啟奏。朕欲擒拿，是長庚星啟奏道：‘三界之間，凡有九竅者，可以成仙。’朕即施教育賢，宣他上界，封為禦馬監弼馬溫官。那廝嫌惡官小，反了天宮。即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，又降詔撫安，宣至上界，就封他做個‘齊天大聖’，只是有官無祿。他因沒事幹管理，東遊西蕩。朕又恐別生事端，著他代管蟠桃園。他又不遵法律，將老樹大桃，盡行偷吃。及至設會，他乃無祿人員，不曾請他，他就設計賺哄赤腳大仙，卻自變他相貌入會，將仙肴仙酒盡偷吃了，又偷老君仙丹，又偷禦酒若干，去與本山眾猴享樂。朕心為此煩惱，故調十萬天兵，天羅地網收伏。這一日不見回報，不知勝負如何。”

菩薩聞言，即命惠岸行者道：“你可快下天宮，到花果山，打探軍情如何。如遇相敵，可就相助一功，務必的實回話。”惠岸行者整整衣裙，執一條鐵棍，架雲離闕，徑至山前。見那天羅地網，密密層層，各營門提鈴喝號，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。惠岸立住，叫：“把營門的天丁，煩你傳報。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，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，特來打探軍情。”那營裏五嶽神兵，即傳入轅門之內。早有虛日鼠、昴日雞、星日馬、房日兔，將言傳到中軍帳下。李天王發下令旗，教開天羅地網，放他進來。此時東方才亮。惠岸隨旗進入，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。拜訖，李天王道：“孩兒，你自那廂來者？”惠岸道：“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，菩薩見勝會荒涼，瑤池寂寞，引眾仙並愚男去見玉帝。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，一日不見回報，勝負未知，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。”李天王道：“昨日到此安營下寨，著九曜星挑戰；被這廝大弄神通，

九曜星俱敗走而回。後我等親自提兵，那廝也排開陣勢。我等十萬天兵，與他混戰至晚，他使個分身法戰退。及收兵查勘時，止捉得些狼蟲虎豹之類，不曾捉得他半個妖猴。今日還未出戰。”

說不了，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導：“那大聖引一群猴精，在外面叫喊。”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。木叉道：“父王，愚男蒙菩薩吩咐，下來打探消息，就說若遇戰時，可助一功。今不才願往，看他怎麼個大聖！”天王道：“孩兒，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，想必也有些神通，切須在意。”

好太子，雙手輪著鐵棍，束一束繡衣，跳出轅門，高叫：“那個是齊天大聖？”大聖挺如意棒，應聲道：“老孫便是。你是甚人，輒敢問我？”木叉道：“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叉，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為徒弟護教，法名惠岸是也。”大聖道：“你不在南海修行，卻來此見我做甚？”木叉道：“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，見你這般猖獗，特來擒你！”大聖道：“你敢說那等大話！且休走！吃老孫這一棒！”木叉全然不懼，使鐵棒劈手相迎。他兩個立那半山中，轅門外，這場好鬥：

棍雖對棍鐵各異，兵縱交兵人不同。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，一個是觀音徒弟正元龍。渾鐵棍乃千錘打，六丁六甲運神功；如意棒是天河定，鎮海神珍法力洪。兩個相逢真對手，往來解數實無窮，這個的陣手棍，萬千凶，繞腰貫索疾如風；那個的夾槍棒，不放空，左遮右擋怎相容？那陣上旌旗閃閃，這陣上駝鼎冬冬。萬員天將團團繞，一洞妖猴簇簇叢。怪霧愁雲漫地府，狼煙煞氣射天宮。昨朝混戰還猶可，今日爭持更又凶。堪羨猴王真本事，木叉複敗又逃生。

這大聖與惠岸戰經五六十合，惠岸臂膊酸麻，不能迎敵，虛幌一幌，敗陣而走。大聖也收了猴兵，安紮在洞門之外。只見天王營門外，大小天兵，接住了太子，讓開大路，徑入轅門，對四天王、李托塔、哪吒，氣哈哈的，喘息未定：“好大聖！好大聖！著實神通廣大！孩兒戰不過，又敗陣而來也！”李天王見了心驚，即命寫表求助，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啓奏。

二人當時不敢停留，闖出天羅地網，駕起瑞靄祥雲。須臾，徑至通明殿下，

見了四大天師，引至靈霄寶殿，呈上表章。惠岸又見菩薩施禮。菩薩道：“你打探的如何？”惠岸道：“始領命到花果山，叫開天羅地網門，見了父親，道師父差命之意。父王道：‘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，止捉得他虎豹獅象之類，更未捉他一個猴精。’正講間，他又索戰，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，不能取勝，敗走回營。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。”菩薩低頭思忖。

卻說玉帝拆開表章，見有求助之言，笑道：“叵耐這個猴精，能有多大手段，就敢敵過十萬天兵！李天王又來求助，卻將那路神兵助之？”言未畢，觀音合掌啓奏：“陛下寬心，貧僧舉一神，可擒這猴。”玉帝道：“所舉者何神？”菩薩道：“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，現居灌洲灌江口，享受下方香火。他昔日曾力誅六怪，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，神通廣大。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，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，著他助力，便可擒也。”玉帝聞言，即傳調兵的旨意，就差大力鬼王齋調。

那鬼王領了旨，即駕起雲，徑至灌江口。不消半個時辰，直至真君之廟。早有把門的鬼判，傳報至裏道：“外有天使，捧旨而至。”二郎即與眾兄弟，出門迎接旨意，焚香開讀旨意。上雲：

“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。因在宮偷桃、偷酒、偷丹，攪亂蟠桃大會，現著十萬天兵，一十八架天羅地網，圍山收伏，未曾得勝，今特調賢甥同義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。成功之後，高升重賞。”

真君大喜道：“天使請回，吾當就去拔刀相助也。”鬼王回奏不題。

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——乃康、張、姚、李四太尉，郭申、直浸將軍，聚集殿前道：“适才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，同去去來。”眾兄弟俱忻然願往。即點本部神兵，駕鷹牽犬，搭弩張弓，縱狂風，霎時過了東洋大海，徑至花果山。見那天羅地網，密密層層，不能前進。因叫道：“把天羅地網的神將聽著：吾乃二郎顯聖真君，蒙玉帝調來，擒拿妖猴者，快開營門放行。”一時，各神一層層傳入。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，相見畢，問及勝敗之事，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。真君笑道：“小聖來此，必須與他鬥個變化，列公將天羅地網，不要慢了頂上，只四圍緊密，讓我賭鬥。若我輸與他，不必列公相助，我自有兄弟扶持；若贏了他，也不必列公綁縛，我自有兄弟動手。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，住立空中。恐他一時敗陣，逃竄他方，切須與我照耀明白，勿走了他。”天王各居四維，眾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。這真君領著四太尉、二將軍，連本身七兄弟，出營挑戰；分付眾將，緊守營盤，收全了

鷹犬。眾草頭神得令，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，見那一群猴，齊齊整整，排作個蟠龍陣勢；中軍裏，立一竿旗，上書“齊天大聖”四字。真君道：“那潑猴，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？”梅山六弟道：“且休讚歎，叫戰去來。”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，急走去報知。那猴王即掣金箍棒，整黃金甲，登步雲履，按一按紫金冠，騰出營門，急睜眼觀看，那真君的相貌，果是清奇，打扮得又秀氣。真是個：

儀容清秀貌堂堂，兩耳垂肩目有光。頭戴三山飛鳳帽，身穿一領淡鵝黃。

縷金靴襯盤龍襪，玉帶團花八寶妝。腰挎彈弓新月樣，手執三尖兩刃槍。

斧劈桃山曾救母，彈打棕羅雙鳳凰。力誅八怪聲名遠，義結梅山七聖行。

心高不認天家眷，性傲歸神住灌江。赤城昭惠英靈聖，顯化無邊號二郎。大聖見了，笑嘻嘻的，將金箍棒掣起，高叫道：“你是何方小將，輒敢大膽到此挑戰？”真君喝道：“你這廝有眼無珠，認不得我麼！吾乃玉帝外甥，敕封昭惠靈王二郎是也。今蒙上命，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溫糊孫，你還不知死活！”大聖道：“我記得玉帝妹子思凡下界，配合楊君，生一男子，曾使斧劈桃山的，是你麼？我行要罵你幾聲，曾奈無甚冤仇，待要打你一棒，可惜了你的性命。你這郎君小輩，可急急回去，喚你四大天王出來。”真君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潑猴！休得無禮！吃吾一刀！”大聖側身躲過，疾舉金箍棒，劈手相還。他兩個這場好殺：

昭惠二郎神，齊天孫大聖，這個心高欺敵美猴王，那個面生壓伏真梁

棟。兩個乍相逢，個人皆睹興。從來未識淺和深，今日方之輕與重。

鐵棒賽飛龍，神鋒如舞鳳，左擋右攻，前迎後映。這陣上梅山六弟助

威風，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。搖旗擂鼓各齊心，吶喊篩鑼都助興。

兩個鋼刀有見機，一來一往無絲縫。金箍棒是海中珍，變化飛騰能取

勝；若還身慢命該休，但要差汽為蹭蹬。

真君與大聖鬥經三百餘合，不知勝負。那真君抖擻神威，搖身一變，變得身高萬丈，兩只手，舉著三尖兩刃神鋒，好便似華山頂上之峰，青臉獠牙，朱紅頭髮，惡狠狠，望大聖著頭就砍。這大聖也使神通，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，

嘴臉一般，舉一條如意金箍棒，卻就是昆侖頂上擎天之柱，抵禦郎神，唬得那馬、流元帥，戰兢兢，搖不得旌旗；崩、巴二將，虛怯怯，使不得刀劍。這陣上，康、張、姚、李、郭申、直健，傳號令，撒放草頭神，向他那水簾洞外，縱著鷹犬，搭弩張弓，一齊掩殺。可憐沖散妖猴四健將，捉拿靈怪二三千！那些猴，拋戈棄甲，撇劍拋槍；跑的跑，喊的喊；上山的上山，歸洞的歸洞；好似夜貓驚宿鳥，飛灑滿天星。眾兄弟得勝不題。

卻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，正鬥時，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，自覺心慌，收了法象，掣棒抽身就起。真君見他敗走，大步趕上道：“那裏走，趁早歸降，饒你性命！”大聖不戀戰，只情跑起，將近洞口，正撞著康、張、姚、李四太尉，郭申、直健將軍，一齊帥眾擋住道：“潑猴！那裏走！”大聖慌了手腳，就把金箍棒捏做繡花針，藏在耳內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麻雀兒，飛在樹梢頭釘住。那六兄弟，慌慌張張，前後尋覓不見，一齊吆喝道：“走了這猴精也！走了這猴精也！”

正嚷間，真君到了，問：“兄弟們，趕到那廂不見了？”眾神道：“才在這裏圍住，就不見了。”二郎圓睜鳳眼觀看，見大聖變了麻雀兒，釘在樹上，就收了法象，撇了神鋒，卸下彈弓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雀鷹兒，抖開翅，飛將去撲打。大聖見了，搜的一翅飛起，去變作一隻大鷲老，沖天而去。二郎見了，急抖翎毛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隻大海鶴，鑽上雲霄來銜。大聖又將身按下，入澗中，變作一個魚兒，淬入水內。二郎趕至澗邊，不見蹤跡。心中暗想道：“這猢猻必然下水去也。定變作魚蝦之類。等我再變變拿他。”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，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。等待片時，那大聖變魚兒，順水正遊，忽見一隻飛禽，似青鷁，毛片不青；似鷺鷥，頂上無纓；似老鸛，腿又不紅：“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！……”急轉頭，打個花就走。二郎看見道：“打花的魚兒，似鯉魚，尾巴不紅；似鱖魚，花鱗不見；似黑魚，頭上無星；似魴魚，腮上無針。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？必然是那猴變的。”趕上來，刷的啄一嘴。那大聖就攏出水中，一變，變作一條水蛇，遊近岸，鑽入草中。二郎因銜他不著，他見水響中，見一條蛇攏出去，認得是大聖，急轉身，又變了一隻朱繡頂的灰鶴，伸著一個長嘴，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，徑來吃這水蛇。水蛇跳一跳，又變做一隻花鴿，木木樗樗的，立在蓼汀之上。二郎見他變得低賤，——花鴿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，不拘鸞、鳳、鷹、鴉都與交群——故此不去攏傍，即現原身，走將去，取過彈弓拽滿，一彈子把他打個〔足龍〕踵。

那大聖趁著機會，滾下山崖，伏在那裏又變，變一座土地廟兒；大張著口，似個廟門；牙齒變做門扇，舌頭變做菩薩，眼睛變做窗櫺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，豎在後面，變做一根旗竿。真君趕到崖下，不見打倒的鴉鳥，只有一間小廟，急睜鳳眼，仔細看之，見旗竿立在後面，笑道：“是這猢猻了！他今又在那裏

哄我。我也曾見廟宇，更不會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。斷是這畜生弄誼！他若哄我進去，他便一口咬住。我怎肯進去？等我掣拳先搗窗櫺，後踢門扇！”大聖聽得，心驚道：“好狠！好狠！門扇是我牙齒，窗櫺是我眼睛；若打了牙，搗了眼，卻怎麼是好？”撲的一個虎跳，又冒在空中不見。

真君前前後後亂趕，只見四太尉、二將軍一齊擁至道：“兄長，拿住大聖了麼？”真君笑道：“那猴兒才自變座廟宇哄我。我正要搗他窗櫺，踢他門扇，他就縱一縱，又渺無蹤跡。可怪！怪！”眾皆愕然，四望更無形影。真君道：“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，等我上去尋他。”即縱身駕雲，起在半空。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，與哪吒住立雲端，真君道：“天王，曾見那猴王麼？”天王道：“不曾上來。我這裏照著他哩。”真君把那賭變化，弄神通，拿群猴一事說畢，卻道：“他變廟宇，正打處，就走了。”李天王聞言，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，呵呵的笑道：“真君，快去！去！那猴使了個隱身法，走出營圍，往你那灌江口去也。”二郎聽說，即取神鋒，回灌江口來趕。

卻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，按下雲頭，徑入廟裏。鬼判不能相認，一個個磕頭迎接。他坐中間，點查香火：見李虎拜還的三牲，張龍許下的保福，趙甲求子的文書，錢丙告病的良願。正看處，有人報：“又一個爺爺來了。”眾鬼判急急觀看，無不驚心。真君卻道：“有個甚麼齊天大聖，才來這裏否？”眾鬼判道：“不曾見甚麼大聖，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。”真君撞進門，大聖見了，現出本相道：“郎君不消嚷，廟宇已姓孫了。”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，劈臉就砍。那猴王使個身法，讓過神鋒，掣出那繡花針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趕到前，對面相還。兩個嚷嚷鬧鬧，打出廟門，半霧半雲，且行且戰，複打到花果山，慌得那四大天王等眾，提防愈緊。這康、張太尉等迎著真君，合力努力，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。

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，卻上界回奏。玉帝與觀音菩薩、王母並眾仙卿，正在靈霄殿講話，道：“既是二郎已去赴戰，這一日還不見回報。”觀音合掌道：“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，親去看看虛實如何？”玉帝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即擺駕，同道祖、觀音、王母與眾仙卿至南天門。早有些天丁、力士接著，開門遙觀，只見眾天丁布羅網，圍住四面；李天王與哪吒，擎照妖鏡，立在空中；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，紛紛賭鬥呢。菩薩開口對老君說：“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？——果有神通，已把那大聖圍困，只是未得擒拿。我如今助他一功，決拿住他也。”老君道：“菩薩將甚兵器？怎能助他？”菩薩道：“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，打那猴頭；即不能打死，也打一跌，教二郎小聖，好去拿他。”老君道：“你這瓶是個磁器，准打著他便好；如打不著他的頭，或撞著他的鐵棒，卻不打碎了？你且莫動手，等我老君助他一功。”菩薩道：“你有甚麼兵器？”老君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捋起衣袖，

左膊上，取下一個圈子，說道：“這件兵器，乃錕鋼搏煉的，被我將還丹點成，養就一身靈氣，善能變化，水火不侵，又能套諸物；一名‘金鋼琢’，又名‘金鋼套’。當年過函關，化胡爲佛，甚是虧他。早晚最可防身。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。”

話畢，自天門上往下一擯，滴流流，徑落花果山營盤裏，可哥的著猴王頭上一下。猴王只顧苦戰七聖，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，打中了天靈，立不穩腳，跌了一跤，爬將起來就跑；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，照腿肚子上一口，又扯了一跌。他睡倒在地，罵道：“這個亡人！你不去妨家長，卻來咬老孫！”急翻身爬不起來，被七聖一擁按住，即將繩索捆綁，使勾刀穿了琵琶骨，再不能變化。

那老君收了金鋼琢，請玉帝同觀音、王母、眾仙等，俱回靈霄殿。這下麵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，俱收兵拔寨，近前向小聖賀喜，道：“此小聖之功也！”小聖道：“此乃天尊洪福，眾神威權，我何功之有？”康、張、姚、李道：“兄長不必多敘，且押這廝去上界見玉帝，請旨發落去也。”真君道：“賢弟，汝等未受天錄，不得面見玉帝。教天甲神兵押著，我同天王等上屆回旨。你們帥眾在此搜山，搜淨之後，仍回灌口。待我請了賞，討了功，回來同樂。”四太尉、二將軍，依言領諾。這真君與眾即駕雲頭，唱凱歌，得勝朝天。不多時，到通明殿外。天師啓奏道：“四大天王等眾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。來此聽宣。”玉帝傳旨，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眾，押至斬妖台，將這廝碎剝其屍。咦！正是：欺誑今遭刑憲苦，英雄氣概等時休。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

富貴功名，前緣分定，爲人切莫欺心。正大光明，忠良善果彌深。些些狂妄天加譴，眼前不遇待時臨。問東君因甚，如今禍害相侵。只爲心高圖罔極，不分上下亂規箴。

話表齊天大聖被眾天兵押去斬妖台下，綁在降妖柱上，刀砍斧剝，槍刺劍劊，莫想傷及其身。南斗星奮令火部眾神，放火煨燒，亦不能燒著。又著雷部眾神，以雷屑釘打，越發不能傷損一毫。那大力鬼王與眾啓奏道：“萬歲，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，臣等用刀砍斧剝，雷打火燒，一毫不能傷損，卻如之何？”玉帝聞言道：“這廝這等，這等如何處治？”太上老君即奏道：“那猴吃了蟠桃，飲了禦酒，又盜了仙丹，——我那五壺丹，有生有熟，被他都吃在肚裏。運用三昧火，煨成一塊，所以渾做金鋼之軀，急不能傷。不若與老道領去，放在‘八卦爐’中，以文武火煨煉。煉出我的丹來，他身自爲灰燼矣。”玉帝聞言，即教六丁、六甲，將他解下，付與老君。老君領旨去訖。一壁廂宣二郎顯聖，賞賜金花百朵，禦酒百瓶，還丹百粒，異寶明珠，錦繡等件，教與義兄弟分享。真君謝恩，回灌江口不題。

那老君到兜率宮，將大聖解去繩索，放了穿琵琶骨之器，推入八卦爐中，命看爐的道人，架火的童子，將火煽起煨煉。原來那爐是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八卦。他即將身鑽在“巽宮”位下。巽乃風也，有風則無火。只是風攪得煙來，把一雙眼熏紅了，弄做個老害眼病，故喚作“火眼金睛”。

真個光陰迅速，不覺七七四十九日，老君的火候俱全。忽一日，開爐取丹，那大聖雙手侮著眼，正自搓揉流涕，只聽得爐頭聲響。猛睜眼看見光明，他就忍不住，將身一縱，跳出丹爐，忽喇的一聲，蹬倒八卦爐，往外就走。慌得那架火、看爐，與丁甲一班人來扯，被他一個個都放倒，好似癲癩的白額虎，風狂的獨角龍。老君趕上抓一把，被他一□左“提手”右“卒”，□了個倒栽蔥，脫身走了。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，迎風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依然拿在手中，不分好歹，卻又大亂天宮，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，四天王無影無形。好猴精！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混元體正合先天，萬劫千番只自然。渺渺無爲渾太乙，如如不動號初玄。
爐中久煉非鉛汞，物外長生是本仙。變化無窮還變化，三皈五戒總休言。

又詩：

一點靈光徹太虛，那條拄杖亦如之：或長或短隨人用，橫豎橫排任卷舒。

又詩：

猿猴道體假人心，心即猿猴意思深。大聖齊天非假論，官封弼馬豈知音？
馬猿合作心和意，緊縛拴牢莫外尋。萬相歸真從一理，如來同契住雙林。

這一番，猴王不分上下，使鐵棒東打西敵，更無一神可擋。只打到通明殿裏，靈霄殿外。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。他見大聖縱橫，掣金鞭近前擋住道：“潑猴何往！有吾在此切莫倡狂！”這大聖不由分說，舉棒就打。那靈官鞭起相迎。兩個在靈霄殿前廝渾一處。好殺：

赤膽忠良名譽大，欺天誑上聲名壞。一低一好幸相持，豪傑英雄同賭賽。
鐵棒凶，金鞭快，正直無私怎忍耐？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化尊，那個是齊天大聖
猿猴怪。金鞭鐵棒兩家能，都是神宮仙器械。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，各展雄
才真可愛。一個欺心要奪鬥牛宮，一個竭力匡扶玄聖界。苦爭不讓顯神通，鞭
棒往來無勝敗。他兩個鬥在一處，勝敗未分，早有佑聖真君，又差將佐發文到
雷府，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，把大聖圍在垓心，各騎兇惡鑿戰。那大聖全無一
毫懼色，使一條如意棒，左遮右擋，後架前迎。一時，見那眾雷將的刀槍劍戟、
鞭簡撻錘、鉞斧金瓜、旄鏹月鏟，來的甚緊，他即搖身一變，變做三頭六臂；
把如意棒幌一幌，變作三條；六隻手使開三條棒，好便似紡車兒一般，滴流流，
在那垓心裏飛舞。眾雷神莫能相近。真個是：

圓陀陀，光灼灼，亙古常存人怎學？入火不能焚，入水何曾溺？光明一顆
摩尼珠，劍戟刀槍傷不著。也能善，也能惡，眼前善惡憑他作。

善時成佛與成仙，惡處披毛並帶角。無窮變化鬧天宮，雷將神兵不可捉。
當時眾神把大聖攢在一處，卻不能近身，亂嚷亂鬥，早驚動玉帝。遂傳旨著遊
弈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。

那二聖得了旨，徑到靈山勝境，雷音寶刹之前，對四金剛、八菩薩禮畢，
即煩轉達。眾神隨至寶蓮台下啓知，如來召請。二聖禮佛三匝，侍立台下。如
來問：“玉帝何事，煩二聖下凡？”二聖即啓道：“向時花果山產一猴，在那
里弄神通，聚眾猴攪亂世界。玉帝降招安旨，封爲‘弼馬溫’，他嫌官寫去。
當遣李天王、哪吒太子擒拿未獲，複招安他，封做‘齊天大聖’，先有官無祿。
著他代管蟠桃園；他即偷桃；又走至瑤池，偷肴，偷酒，攪亂大會；仗酒又暗
入兜率宮，偷老君仙丹，反出天宮。玉帝複遣十萬天兵，亦不能收伏。後觀世
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，他變化多端，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，二郎方得

拿住。解赴御前，即命斬之。刀砍斧剁，火燒雷打，俱不能傷，老君准奏領去，以火煨煉。四十九日開鼎，他卻又跳出八卦爐，打退天丁，徑入通明殿裏，靈霄殿外；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擋奏戰，又調三十六員雷將，把他困在垓心，終不能相近。事在緊急，因此，玉帝特請如來救駕。”如來聞說，即對眾菩薩道：“汝等在此穩坐法庭，休得亂了禪位，待我煉魔救駕去來。”

如來即喚阿儼、迦葉二尊者相隨，離了雷音，徑至靈霄門外。忽聽得喊聲振耳，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著大聖哩。佛祖傳法旨：“教雷將停息干戈，放開營所，叫那大聖出來，等我問他有何法力。”眾將果退。大聖也收了法象，現出原身近前，怒氣昂昂，厲聲高叫道：“你是那方善士？敢來止住刀兵問我？”如來笑道：“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，阿彌陀佛。今聞你倡狂村野，屢反天宮，不知是何方生長，何年得道，為何這等暴橫？”大聖道：“我本：

天地生成靈混仙，花果山中一老猿。水簾洞裏為家業，拜友尋師悟太玄。

煉就長生多少法，學來變化廣無邊。在因凡間嫌地窄，立心端要住瑤天。

靈霄寶殿非他久，歷代人王有分傳。強者為尊該讓我，英雄只此敢爭先。”佛祖聽言，呵呵冷笑道：“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，焉敢欺心，要奪玉皇上帝尊位？他自幼修持，苦曆過一千七百五十劫。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你算，他該多少年數，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？你那個初世為人的畜生，如何出此大言！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折了你的壽算！趁早皈依，切莫胡說！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頃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！”大聖道：“他雖年久修長，也不應久占在此。常言道：‘皇帝輪流做，明年到我家。’只教他搬出去，將天宮讓與我，變罷了。若還不讓，定要攪亂，永不清平！”佛祖道：“你除了生長變化之法，在有何能，敢占天宮勝境？”大聖道：“我的手段多哩！我有七十二般變化，萬劫不老長生。會駕筋斗雲，一縱十萬八千里。如何坐不得天位？”佛祖道：“我與你打個賭賽；你若有本事，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，算你贏，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，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，把天宮讓你；若不能打出手掌，你還下界為妖，再修幾劫，卻來爭吵。”

那大聖聞言，暗笑道：“這如來十分好呆！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。他那手掌，方圓不滿一尺，如何跳不出去？”急發聲道：“既如此說，你可做得主張？”佛祖道：“做得！做得！”伸開右手，卻似個荷葉大小。那大聖收了如意棒，抖擻神威，將身一縱，站在佛祖手心裏，卻道聲：“我出去也！”你看他一路雲光，無影無形去了。佛祖慧眼觀看，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，只管前進。大聖行時，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，撐著一股青氣。他道：“此間乃盡頭路了。這番回去，如來作證，靈霄殿定是我坐也。”又思量說：“且

住！等我留下些記號，方好與如來說話。”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“變！”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，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雲：“齊天大聖，到此一遊。”寫畢，收了毫毛。又不莊尊，卻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。翻轉筋斗雲，徑回本處，站在如來掌：“我已去，今來了。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。”

如來罵道：“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！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！”大聖道：“你是不知。我去到天盡頭，見五根肉紅柱，撐著一股青氣，我留個記在那裏，你敢和我同去看麼？”如來道：“不消去，你只自低頭看看。”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，低頭看時，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著“齊天大聖，到此一遊。”大指丫裏，還有些猴尿臊氣。大聖大吃了一驚道：“有這等事！有這等事！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，如何卻在他手指上？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？我決不信！不信！等我再去來！”

好大聖，急縱身又要跳出，被佛祖翻掌一撲，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，將五指化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座聯山，喚名“五行山”，輕輕的把他壓住。眾雷神與阿儼、迦葉，一個個合掌稱揚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

當年卯化學爲人，立志修行果道真。萬劫無移居勝境，一朝有變散精神。

欺天罔上思高位，凌聖偷丹亂大倫。惡貫滿盈今有報，不知何日得翻身。”

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，即喚儼、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。時有天蓬、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：“請如來少待，我主大駕來也。”佛祖聞言，回首瞻仰。須臾，果見八景鸞輿，九光寶蓋；聲奏玄歌妙樂，詠哦無量神章；散寶花，噴真香，直至佛前謝曰：“多蒙大法收殄妖邪。望如來少停一日，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。”如來不敢違悖，即合掌謝道：“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，有何法力？還是天尊與眾神洪福，敢勞致謝？”玉帝傳旨，即著雲部眾神，分頭請三清、四禦、五老、六司、七元、八極、九曜、十都、千真萬聖，來此赴會，同謝佛恩。又命四大天師、九天仙女，大開玉京金闕、太玄寶宮、洞陽玉館，請如來高坐七寶靈台。調設各班座位，安排龍肝鳳髓，玉液蟠桃。

不一時，那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靈寶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、五氣真君、五門星君、三官四聖、九曜真君、左輔、右弼、天王、哪吒、元虛一應靈通，對對旌旗，雙雙幡蓋，都捧著明珠異寶，壽果奇花，向佛前拜獻曰：“感如來無量法力，收伏妖猴。蒙大天尊設宴，呼喚我等皆來陳謝。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，如何？”如來領眾神之托曰：“今欲立名，可作個‘安天大會’。”各仙老異口同聲，俱道：“好個‘安天大會’！好個‘安天大會’！”言訖，個坐座位，走□音“甲”傳觴，簪花鼓瑟，果好會也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宴設蟠桃猴攪亂，安天大會勝蟠桃。龍旗鸞輅祥光藹，寶節幢幡瑞氣飄。

仙樂玄歌音韻美，鳳簫玉管響聲高。瓊香繚繞群仙集，宇宙清平賀聖朝。

眾皆暢然喜會，只見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、仙娥、美姬、美女飄飄蕩蕩舞向佛前，施禮曰：“前被妖猴攪亂蟠桃一會，今蒙如來大法鏈鎖頑猴，喜慶‘安天大會’，無物可謝，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枚奉獻。”真個是：

半紅半綠噴甘香，豔麗仙根萬載長。堪笑武陵源上種，爭如天府更奇強！

紫紋嬌嫩寰中少，緗核清甜世莫雙。延壽延年能易體，有緣食者自非常。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。王母又著仙姬、仙子唱的唱，舞的舞。滿會群仙，又皆賞贊。正是：

縹緲天香滿座，繽紛仙蕊仙花。玉京金闕大榮華，異品奇珍無價。

對對與天齊壽，雙雙萬劫增加。桑田滄海任更差，他自無驚無訝。王母正著仙姬仙子歌舞，觥籌交錯，不多時，忽又聞得：

一陣異香來鼻嗅，驚動滿堂星與宿。天仙佛祖把杯停，各各抬頭迎日候。

霄漢中間現老人，手捧靈芝飛藹繡。葫蘆藏蓄萬年丹，寶錄名書千紀壽。

洞裏乾坤任自由，壺中日月隨成就。遨遊四海樂清閒，散淡十洲容輻輳。

曾赴蟠桃醉幾遭，醒時明月還依舊。長頭大耳短身軀，南極之方稱老壽。壽星又到。見玉帝禮畢，又見如來，申謝道：“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煅煉，以為必致平安，不期他又反出。幹如來善伏此怪，設宴奉謝，故此聞風而來。更無他物可獻，特具紫芝瑤草，碧藕金丹奉上。”詩曰：

碧藕金丹奉釋迦，如來萬壽若恒沙。清平永樂三乘錦，康泰長生九品花。

無相門中真法王，色空天上是仙家。乾坤大地皆稱祖，丈六金身福壽除。如來欣然領謝。壽星得座，依然走□音“甲”傳觴。只見赤腳大仙又至。向玉帝前俯首禮畢，又對佛祖謝道：“深感法力，降伏妖猴。無物可以表敬，特具交梨二顆，火棗數枚奉獻。”詩曰：

大仙赤腳棗梨香，敬獻彌陀壽算長。七寶蓮臺山樣穩，千金花座錦般妝。

壽同天地言非謬，福比洪波話豈狂。福壽如期真個是，清閒極樂那西方。如來又稱謝了。叫阿儼、迦葉，將各所獻之物，一一收起，方向玉帝前謝宴。眾各醕酌。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導：“那大聖伸出頭來了。”佛祖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袖中只抽出一張貼子，上有六個金字：“〔口奄〕、嘛、呢、叭、〔口迷〕、〔口牛〕”。遞與阿儼，叫貼在那山頂上。這尊者即領帖子，拿出天門，到那五行山頂上，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。那座山即生根合縫，可運用呼吸之氣，手兒爬出，可以搖掙搖掙。阿儼回報道：“已將帖子貼了。”

如來即辭了玉帝眾神，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，又發一個慈悲心，念動真言咒語，將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，會同五方揭諦，居住此山監押。但他饑時，與他鐵丸子吃；渴時，與他溶化的銅汁飲。待他災愆滿日，自有人救他。正是：

妖猴大膽反天宮，卻被如來伏手降。渴飲溶銅捱歲月，饑餐鐵彈度時光。

天災苦困遭磨折，人事淒涼喜命長。若得英雄重展掙，他年奉佛上西方。

又詩曰：

伏逞豪強大事興，降龍伏虎弄乖能。偷桃偷酒遊天府，受錄承恩在玉京。

惡貫滿盈身受困，善根不絕氣還升。果然脫得如來手，且待唐朝出聖僧。畢竟不知何年何月，方滿災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